

記清叢代刊筆

金壺七墨

黃鈞宰著

三



金壺遜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徐警

咸豐三年元旦風晦。白日慘淡。冷雨兼旬。歷十九日始晴。同人遊雲龍山。登戲馬臺。設飲於黃樓。酒半。忽見軍士數十人自城下陸續西行。詢之。則粵賊已抵江寧。若輩皆陸帥大營潰敗者。同人驚愕回署。而兵勇入自南城者更多。詢之。則安慶失守。蔣中丞文慶殉難。渠自蕪湖敗歸者。於是曹君春生老母在南。失聲慟哭。寄君英伯寄財京口。徹夜欹枕。或望雲而泣。田園。或對食而憂妻妾。平時諱飾言貌。深心若井。至是乃如溫犀禹鼎。各見肝腸。所謂觀人於廻者此也。會予有海贛之役。文書自省垣。縋城而至。即日就道。留別徐州。云輕身作健事。長征入耳。驚濤挾怒聲。匹馬短刀寒日下。滿天兵氣出彭城。

武昌初陷

桂林長沙武昌。同為省會。同議固守。追賊者同為向江諸公。而有陷有不陷。則機會利鈍異也。初粵賊竄攻桂林。向軍門自永安帥衆。介馬疾馳。繞出賊前。先一時入省會。賊營象鼻山。礮丸入城如雨。又製雲梯。呂公車。薄城平攻。公與諸將晝夜守禦。以長竿縛火炬。立煎松膠。

憑據為餅火之烟障瞼目。賊多墮死此先聲奪人也。及入湖南得船於全州而賊勢一縱結營於長沙之鰲山廟天心閣等高阜江公忠源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賊少郤。遽趣移壘。壘距賊營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向軍門又與部將張國樑等多方擾之。迫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竝有斬擒。賊自郴州得採煤夫十人。仿鷙翻法穴地攻城。城圮數十丈。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闕。手刃悍賊。後者復登復刃之。鑿牆間礮穿紹良右脣。屹立不動。弁兵奮力。壘土築城。賊始退。此銳氣制勝也。方是時偽王七人。大全已成擒。雲山及洪逆妹夫蕭朝貴。先後斃於礮。秀泉慮人心漸散。取玉雕璽謬稱天賜。脅衆呼萬歲。大搜民船。由臨資渡洞庭。而賊勢再繼。其鋒不可逼矣。岳州舊存吳三桂軍械礮位。盡為賊有。漢口為數省通衢。百貨山集。焚掠五晝夜。以浮橋徑達武昌。向軍門又自湖南倍道追至。營於洪山。兵士戰轉三省。未嘗一日息。銳氣少衰矣。時大營與省兵為賊壘所隔。勢不能合。軍門既燬。賊壘數十座。殺斃及驅溺死者無算。屍骸枕藉。河水為之不流。日遣敢死士縋城而入。約兵策應。鄂撫常公大清欲出戰。而守令以民志未孚。慮其驚潰。欲困向公命收隊而城不保矣。天河生曰。國初吳逆之叛。朝廷以重兵扼守洞庭。使賊不得出。

湖南一步卒以制其死命。西南有變。衡湘誠鎖鑰哉。

金陵被圍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衆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懦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據男女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稚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偽王皆衣黃袍。偽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彩。夜半照耀如火龍。畫擇男女姣好者。各傅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艤則鳴金擂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下屬橐鞬。將弁整隊伍。敬候大帥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囚

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存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出千人謀奪之。鄒中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衡產。恐為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跔。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趨行。置大全內艤。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遠。每曰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偽應之。至是給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艤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擒耳。途中題詞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孝丐

曩客彭城。行於城北之衢。見一丐。齒方。壯負一老嫗。年六十餘。乞食於市。觀其衣藍縷。緞結不掩肢體。朔風凜冽。股栗不能勝。而嫗身絮襪甚完整。予既心識之。從之過市。市人與之食。則置嫗簷下。奉食於前。嫗食已。以其餘強之。乃自食。如是者再。予益嗟異。嫗目下走足微跛。丐左右扶掖之。惟恐傾跌。色藹然以和。進而問曰。若汝母乎。曰然。曰得食奉母正也。然汝身寒甚。不已饑乎。曰得母飽煖以終天年。即身死亦樂。凍餓安足憂。天河生曰。嗟乎。窮困而至於丐。竭其力猶足養親。獨壽命見阨於天。遂無可如何。丐有母。丐而福矣。問其姓曰王。不知

其名沛邑人。子死妻去。有田三畝。去年河決豐沛間。家被淹没而丐也。

雙溝

徐郡雙溝鎮四屬接壤。向為奸宄出沒之所。每遇盜案。彼此關移。及文投六扇門中。賊去九霄雲外矣。近日潰散兵勇。佩刀帶劍者所在皆是。尤為畏途。予過此夜半暫眠。忽聞門外喧呼。則紅光燭天。鄰舍火起。僕夫匆迫欲行。予曰。出門則行裝頃刻盡矣。毋置候之。果不免。償汝車也。及明。延燒五家。逆旅屋幸存。出鎮里餘有裸體被戕者二人。相距不及百步。一傷在額。一傷脰。血浸淫猶未止也。

清河

粵賊既破金陵。鎮江繼之。即渡江陷揚州。遊騎於邵埭之南淮人將遺貴者歎於室。富者憂於門。貧而强者喜於道。奸謀詭計。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吳公仲仙曰。是不可口舌爭也。戮二人。率數百人疾趨至郡城。且曰。大兵至矣。徧張示諭。備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見之曰。賊從南來。縣主方迎往。吾無憂矣。郡中人聞之曰。吳公不妄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賊退。遣者反嚮之。強而喜者。嗒然釋械而歸。

紀變

積芻糧壹號令嚴出入守城以為禦賊計也。今之城守官耀兵揚武不能使賊不入而第能禁民不出。武昌金陵揚州殺人之多皆坐此。予行抵王營聞南中風聲甚惡便道回淮草木皆兵氣象慘。城門禁出甚嚴。有二月二十五日紀變句云渡江賊衆如雲屯。萬家夜奪城東門風聲撼空草木鬪雨氣上逼星辰。昏兒嗁女哭慎勿苦。城門有官方怒汝道旁蓬首伊何人節帥之女千金身朝居華屋豔蘭澤暮投民舍蒙沙塵阿翁為國惜身力累爾流離淚沾臆。

海州

端午後一日由鹽河達海州及城日將暮矣遠望有黔而長者裸體負門而立形狀魁梧目炯炯左右視如神荼鬱壘伸臂揚掌勢將擗人者然過客環觀僅及其腹初甚異之漸近乃知匪民被獲官釘其手足於城門也先是一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絕跡自嚴刑懲創數十人強徒稍斂道路始通

銘

贛榆學署有古槐二蔭廣數丈腹空可容一人陽湖錢筠士刻詩其中邑士屬予為銘語識之云虛其中拙其外枝蟠葉蓄無災無害余雨農藏一古玉其面似馬背則犬也亦屬為銘

云。逸羣之馬不債輪。通衢之犬不吠人。可人如玉。誰其倫。

孝廉方正

初。詔舉孝廉方正。贛榆令以李君繡谷應。名寔相副。當之無愧色。而繡谷固辭。其鄉人曰。輦金以爭之。而不得者多矣。子何辭之迂也。繡谷曰。吾無金。故不爭。吾懼夫人之疑若有全也。故辭。令聞益重之。卒具行寔以上。同時某屬應詔無人。會有諸生某。行誼甚劣。聚賭宿妓唆訟詐財。無一不為。其才又足以濟之。素為鄉黨患。即有司亦無如何。乃與紳士議以生應舉。不令費一錢。藉以籠絡束縛之。倘幸而召試錄用。亦可出諸遠方。為境內除一害。計定語。生大詫曰。歇後鄭五作宰相。天下時事可知矣。我乃得為孝廉方正。欣然從之後。以軍興故。未奉召試。某里居自加六品服。遇事生風。又加甚焉。一日赴妓院。僕攜帖袋以從。酒朋賭友咸在。或指其頭銜戲之曰。君須顧名思義。某曰。吾固知之。人間事不過爾爾。是科吾見辭者二人焉。一為陸小巖師。一為繡谷。繡谷辭之不得。遂不辭。小巖師曰。吾老矣。何可當也。必遂所辭而罷。

九節銅轎

粵賊初陷金陵。聲勢極壯。環城皆堅壘。自大勝關至七里洲。賊舟聯絡不絕。向大臣結營孝

陵衛大小百數十戰。奪壘焚船。遣散難民水手以萬計。賊始歛戢。一日大霧。公令軍士偽為賊裝。趨其前。而伏兵於壘後。戒以聞礮齊發。腹背夾攻。賊大驚。目相蹂躪。死者無算。千總某左挾長戟。右持虎頭鉤。率衆躍馬登上城。盛氣剝洗。霧為之開。及歸。袍袴皆赤。六人扶掖入營。向公大獎異之。親為進食。又加九節銅轡於鍾山高阜。護以排銃。更番迭進。我兵乘勢攻儀鳳通濟門。城中火薬崩震。人聲沸騰。勢將驚潰。公望見賊衆如蝗如蟻。兵勇不敵其半。慮攻剿太急。則困獸竄突。所傷寔多。且金陵殘破已甚。而蘇常完富。定計以力保東南為上策。於是揮兵使退。築長圍以困之。尤專意扼守東霸。并會合鎮江軍。力護下游云。

樓船

揚州城臨運河。城外地狭者不過二三丈。鹽知事張翊國。使卒肩卒梯城而登。賊衆自焚跑馬樓。受傷而返。營務諸員。遣勇士密量城垣高低。距河遠近。取上游空運糧艘。於船尾支板斜出二丈餘級而上。若雲梯然。預遣參將馮景尼伏兵東岸以待。屆期令總兵雙來力攻北城。游擊師長鑑駕船至城東。船尾適倚便意門女牆。東岸亦直接船頭。賊衆初見船與城平。大駭而散。而景尼兵無一至者。賊復集。縱火焚船。雙來右艘中礮。昏晝中再呼殺賊而殞。是役為揚州軍第一奇策。誤於景尼一人。革職不足蔽辜也。

四舟子

是年賊以十軍由皖豫渡黃河。躡太行而終踞直隸之靜海縣。有舟子四人義而督。初秀清既得江寧即議分隊由清淮北趨。有舟子大言曰。北省無水乏糧。遇困莫解。今據長江之險。擁財賦之地。計無有便於此者。乃止。清淮以北獲安。又在皖北據船數千。以所得財帛子女寢之。環結為水寨。一舟子言於賊首曰。百貨恃船流通。今環結於此。他船聞風者不敢復至。布帛菽粟無由而來。是自困之道也。乃舍之。難民乘間逸去者甚衆。及攻開封不克。以二船滿載火藥渡江。賊目十餘人監之。舟子兄弟二人密議曰。賊勢之熾。專恃銃礮。北去何堪。有此破舟中流。私鑿沈之。賊目俱溺斃。二人亦滅頂而死。

地道

江寧賊又分數軍。溯江而上。圍攻南昌。屢掘地道。一日掘甫半。城中人埋甕於地。伏而聽之。尋其聲而對掘一隧。令敢死士攜利刃懷兩洋銃。蛇行而出。適有賊酋服黃袍紅披風者。據地道鞠躬俯視。問左右何時裝薦。何時封門。士突出。遂以利刃劈其面。自左眼以至左頤。輔骨肉皆飛去。衆駭散。不知其何自來也。士復以洋銃左右擊。縱身入隧而回。

陳玉標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為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趣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間。以張生樹坊力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剿。賊竄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歛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為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跪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為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贛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寔欲東趨青口。觀察即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砲聲殷殷。不知其處。僨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譁。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覓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擇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既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三靠

贛邑西北多山。田無溝澗。崇朝大雨。則民患水災。不雨兼旬。則禾苗枯槁。故邑人有三靠之

謂造房靠牆。患病靠命。種田靠天也。

閏七夕

閏七夕續娶隋九鄉刺史贈以梨園演劇三日。並屬宰筠笙明府。經紀其事。誼甚殷也。贈聯云。紀閏秋清。為有雙星遲駕。鵲催妝才富。好傾八斗賦驚鴻。見者皆稱工巧。王魯生先生筆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熟人。工墨梅。詩學清贍。當麟公見亭督南河。雅尚文藝。先生名重公卿間。世傳闡中題壁句云。薄采慈姑償夙願。濃煎益母慰相思。臨行互剪羅衫袖。珍重嘆痕好。護持先生作也。及客贊署。年已五十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同人尤與。鈞洽。鈞嘗以謗言質諸九翁。九翁矢之乃罷。先生曰。此即天河磊落處也。若某翁者。心憾公而口不言。其招怨寧有已哉。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干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旌旗度嶺頭。五溪毒霧跔鳶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武侯。篝火頻聞狐語幻。兵符旋屬虎牙收。更誰解佩元戎印。天意干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一升。臺城空率健兒憑。却深仙佛靈難救。山噤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檣通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獨有諸軍帥。若覓輕舟載庾冰。萬衆環城似

守株桓桓使相握兵符。雕鍊器皿供行帳。絡繹珍羞學御厨。箋奏漫陳淝水捷。詔書空發羽林孤。丹青他日麒麟閣。添寫行軍富貴圖。潰圍萬衆忽縱橫。對簿俄看忤貴臣。豈為僨軍誅馬謾。似聞歸罪殺袁真。淒涼韋馬分諸將。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難伸。瘡痏餘生拜馬頭。遺民流落古揚州。水邊林木營巢燕。望裏烽烟喘月牛。半夜淒風哭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爪步城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廉頗老去倦彎弓。推心幸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嬉同霸上。三軍喜氣雜柔中。行間特拔君恩渥。珍重威名慎始終。又觸藩祇計成禽易。出柙誰知制虎難。百騎甘畱能郤敵。三登董父更翻城。皆一時寔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蘭生

山左蘭生口吃。眇一目。左耳重。聽生平獨善象棋。不取敵手。而能制其命。曰吾以服人。不欲多殺傷也。時人謂之仁義之師。

劉秋舫

予客青口。主同年劉秋舫家。因秋舫以交李繡谷蔣蘭泉余松南麟圃諸君。招飲無虛日。飲輒爛醉。或放浪踰禮法。秋舫必左右之。夜漏三四下。俟予歸寢而後去。慮其失言過行。貽士

夫笑也。予不善治生事。恒與秋舫謀之。秋舫入城亦主予論心談藝無倦時。處鄉里善解紛
難。戚友大事咸就理焉。嘗有鄉人訟田。累年不決。秋舫以片言折之。兩造悅服。前後司牧倚
若左右手。公私以貨財相託者。歲不下數千金。而秋舫貧匱如故也。咸豐五年。將以縣令入
都。而先於正月病不起。往哭之哀。越日。以庶羞清酌。祭諸其靈。而綴以文曰。嗚呼劉君。生死
長已。誰謂子疴。乃至不起。君死之日。我聞於途。識與不識。重欷累歔。以君之才。而折君齒。夫
人所悲。況予與子。君性剛毅。內抱沈潛。翼直而折。不靡而全。君蘊其學。發為文辭。霜英秋挺。
雲藻春擣。當世承平。囊括衆務。良木向榮。哲工斯遇。擢景彤廷。趨光雲路。今譽風馳。高才星
聚。致身之道。蓋亦多途。君守載籍。以獵以魚。世嫉恢奇。衆嗤耿介。骨體之強焉。往不敗黃鵠。
折翼。蹭蹬而旋芳草。在谷。鬱鬱經年。莫涅匪白。莫磨匪堅。衆人高華。而子逆遭。及世多故。湏
洞風塵。人憾而顛。子卓其神。季布重諾。仲連解紛。事靡鉅細。子集於成。方今州郡縉紳先生。
匪曰利己。即用諛人。君持以正。卓立中流。錫惠自衆中。亦招尤。往者徐兌姦宄鳴張街號巷。
哭晝夜。皇皇子集壯士。手挈其網。卒扞枳棘屏翰一方。靡詛不生。靡祝不死。彼蒼者天。自古如
此。惟君尤酷。費志方長。年強心侈。運否身亡。如驥就途。方駕而蹶。如雲在天。未雨而滅。更有
痛者。禍不單罹。母弟繼隕。家難斯多。及身不幸。手無斧柯。悲銜徇道。繼緒靡他。天心冒漢託。

命山阿。君死有知。傷如之何。昔歲癸丑。賊寇兩江。君遊而返。我來此邦。投我墮。勗我科名。凡我瑣屑。皆子經營。世事棼。誰相知心。譬行幽。黯。恃子光明。子有良友。競豪且才。非屑予交。子介以來。春晨秋夕。文酒歡呼。惟此數人。有會必俱。或飲而酣。載歌載笑。于斯時。巖巖其貌。酒闌人散。或止或行。子於斯時。欵欵其情。良會不常。白日如駁。今見諸君。乃不覩子。披覽遺蹟。積篋盈几。目想君形。聲猶在耳。往予有行。君闈以節。自君之亡。誰箴予闕。予醉忤君。君默不語。不慎將來。復誰貰我。嗚呼。秋舫光曜。何存。聞君在殯。寥落無人。昔日之日。子勞其身。朝求夕訴。滿室盈門。人事叵測。胡逐胡馳。矧茲喪亂。萬代一時。思子不至。疑子遠行。六合同寢。子夢先醒。望雲壺嶠。雪涕滄溟。人亦有言。九京可作。冷署青尊。荒城夜柝。倘子重來。云胡不樂。

李九

李九者。贛之青口人。邑人未識其名。問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迫。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蕊。元典史費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撤案而起。曰。所不與兄。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狀海州。州不為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徇情。終無能為。兄雪冤者。乃徒步入上京。

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既多歷風霜又到省督鑿日受挫折瘡疥發於腹背卧病中惟祝七寃得雪即身死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蕊元長春賄屬承審官責九健訟鞭笞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蕊元等度終不可威脅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伎反復開陳餌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一言既而曰吾與若厚不忍牽累不然今日之舉即公堂左證也蕊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為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謁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為毒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甯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配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許諾約以十日內乘便行事會陳蓮史廉訪蒞任微聞李氏冤即日提案詳摘蕊元等頂戴將加刑訊九則躯踊堂上眼枯無淚長涕而號蕊元等竟不能諱盡得寔情獄具蕊元褫職長春戍邊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奄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櫬其妻見櫬觸額求死姻黨勸慰乃歸天河生曰予聞青口士夫道九事至今勃勃有生氣曩許秋舫為作鵠鵠原傳奇會兵亂未及脫稿嗚呼九不以生死負疚於其兄今秋舫甫亡震鈞倉皇戎馬間乃不克踐文字之諾倘亦九之所羞與

張炳垣

張繼庚字炳垣。江甯諸生。粵賊初破江甯。炳垣欲自盡。既而曰徒死無益。遂降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同郡吳畏堂初客漢口。與漢陽令趙公德輒故相識。至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擢授江甯府。炳垣因與畏堂謀。賄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內應。趙為言於向公。許之。炳垣先後上書三十六。至初議入朝陽門。賊首忽將守門。賊調赴他處。而別遣廣西長髮者守之。乃更約取道後湖。以草船伏人而進。賊首頗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復與張鷁頭約。鷁頭故無賴。然感炳垣意氣。私結儕輩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謁向公。極陳江甯可破狀。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內開門納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紙。定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鷁頭炳垣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寔是為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為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首胡元偉承審。元偉者。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刺猪鼠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寔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甯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

不能記。請以薄至。胡顧左右取偽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即逮其人而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寔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右手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裂為二。觀者皆掩泣。鷗頭聞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鷗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鷗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鷗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門書。率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為刑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齷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笑。

楊漕帥

漕帥楊疊雲先生。善詩。工書法。墨梅繁秀生動。筆有古姿。居京師時。性不諳俗。衆以迂怪目。

之意泊如也。蒞淮後，手不釋卷，尤好培植士類。見劉君勤伯及家兄月清文期許甚殷。震鈞入都時，戒以長安結納首重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有志者閉戶讀書，毋庸僕僕為也。防堵揚州，倉猝退守，寔為白璧之瑕。時先生年已八十餘，壽考亦足，累人哉。

錢江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遊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駐節邵伯埭。江往投之，歷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萬餘，儲糈孔棘。公雖以轉餉為職，寔無所措。一金江為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勸民捐輸，隨時填發。往往百姓報捐，或踰年不得護符，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暮榮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釐捐法，諸賈人未作賣買，精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釐。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各省彷行，源源不竭，卒成勘定功。其事創行於雷，而其議寔創始於江。嗣後官吏待缺者，視為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廣。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布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幕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脅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為五虎。

江自恃其能氣燄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擲盃起曰。即不然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即殺汝敢有何言。立叱左右牽出斬之。鹽知事張翊國者。英年勇敢。素為江所輕慢。銜之至是。得雷公令掣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獻。乃以江恣肆跋扈。將謀不軌。入奏焉。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呼。豈不然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渥渥天馬慎飛騰。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概可想而知。惜乎江之不知慎也。予嘗奉檄勸捐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貲者見之。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慳吝。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釐捐假手商賈。寔則取諸買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價。故人人欣然。不以為苦。於是服江之才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茹素諷經。稽資懺悔。江漢間讀釐如雷。呼公為釐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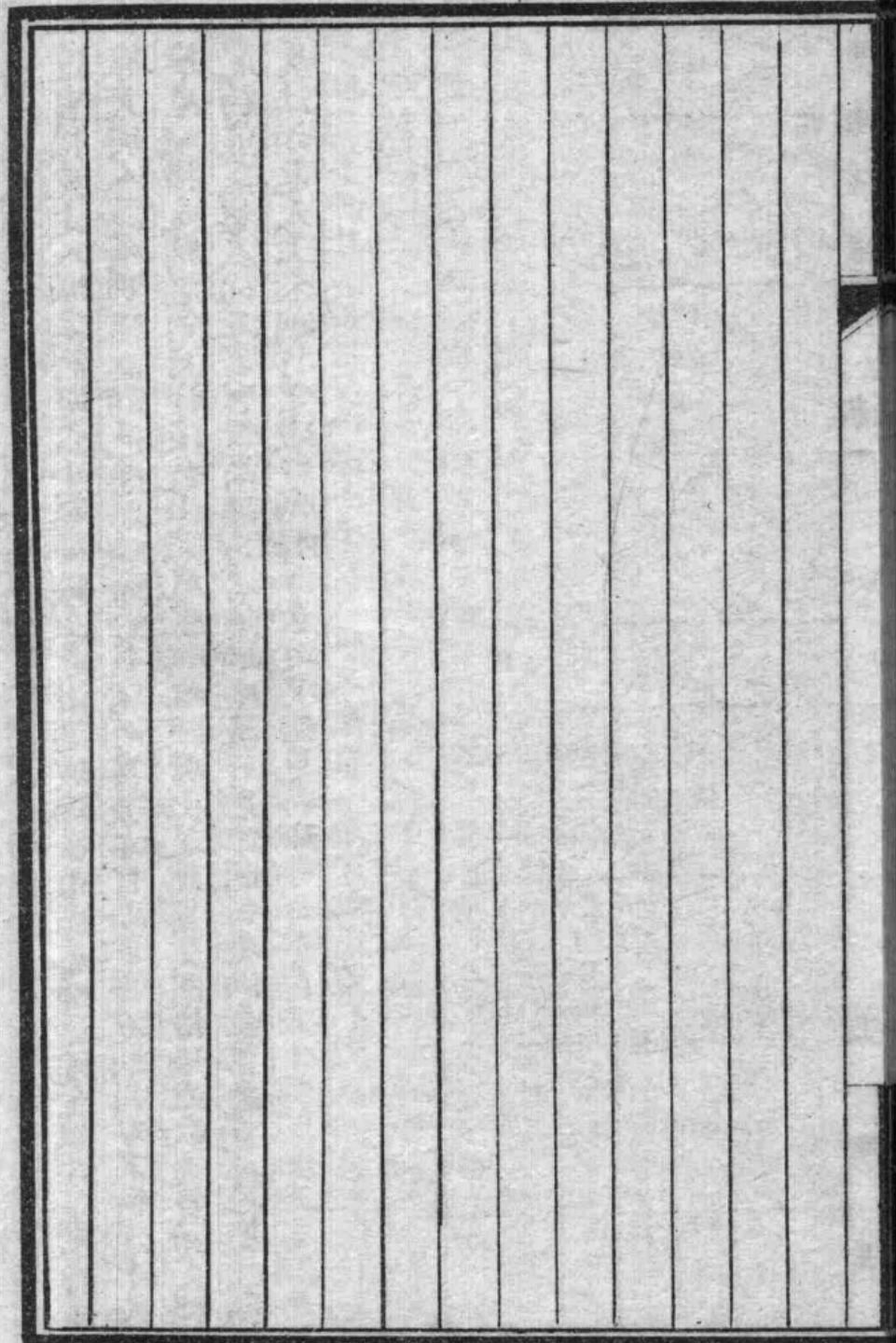
紀事雜作

初予客豐工。饑民鼓譟。里人傳予被害。叔兄驚懼。馳赴清河。得書乃止。及予抵贛。而伯兄病危。時嚴冬。河水皆冰。陸行還家。幸而無恙。呈叔兄句云。竟與諸昆見。猶將夢境看。傳言互生死。相對失悲歡。世事不能語。吾廬何可安。休為後來計。此會已艱難。聞粵賊入鄂。送友南還。

云乍喜鄉音撻。驚聞漢水圍。江南漸搖動。河北況流離。
草木悲生意。山川倚暮暉。鄉園竟何似。淒絕送人歸。
江干紀變云。西南雲氣鬱。悠悠戰伐頻。年苦未休地。
勢漫憑疆域。人心先有亂。離憂尋陽九派從天降。漢上千營縱騎遊。
聞道金陵半遷徙。尚書早為堵江流。鯨翻天塹走風塵。
虎踞鍾山泣鬼神。千里樓船經刦火。一旬旗鼓犯勾陳。
安危半壁封疆寄。遷轉三朝故舊臣。能說聖明輕付託。
原將忠義屬斯人。壯懷清節憫時艱。曾列先皇侍從班。
涕淚出自師真死別。旌旗齎寇竟生還。畫梁春燕巢林木。中澤哀鴻滿市闈。
獨有嘉謀能入告。寵恩新自鳳城頒。先是鎮揚軍中疏。陳攻城方略。首恃火器得旨。
用雲梯進攻。不許轟擊致傷百姓。又賊據揚州。大吏請決洪澤以灌之上。
軫念窮民不許。予作避兵詩云。憶昨廣陵破。大吏擅自足。
趨驚塵動淮海。肩轂交街衢。十千買一舟。半萬買一車。
不識誰家子。輿馬紛長途。健兒五六
六十執械供馳驅。貧窮亦性命。誰能安故居。跌蹶老攜幼。
涕泣妻隨夫。平時閨閣秀。蓬垢走路隅。出門不忍視。白日慘為糶。
驚魂魄未定。道路爭傳呼。河臣奏良策。擬決高家湖。
兵戈或刻踰。重臣棄疆土。何論守牧餘。忽聞神明宰。乃在清河吳。
安集張皇衆。殺戮奸宄徒。夙昔一方望。籌策何乃迂。
倉猝失形骸。平定功勞殊石城。篇云石頭城中鬼夜哭。
白晝妖狐怒張目。

金一百零三

達官惜死走入城。不許逃亡小家屋。鍾山秦淮忽破碎。黃巾赤眉肆追逐。金銀在壁窮搜求。
雞犬與人並屠戮。沿江郡邑悲繹驕。紛紛徵調何其勞。亦有尚方賜刀劍。利刃不斬江中蛟。
華屋縱橫走精魅。白日慘淡嘵山魈。鳳凰麒麟不世出。芝蘭蕭艾同摧燒。或欲飛身叩天闕。
虎豹熊羆勢森列。五雲宮殿高復高。浩蕩烟塵蔽日月。但聞白屋供壘篳。幾見丹心誓旌節。
長江如龍天上来。潮打空城口嗚咽。江表近况略見一斑。



金壺遜墨卷二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大錢

咸豐五年秋道過清江聞車聲鱗鱗然來視之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以錢鑄錢曰帑金不足官府費用無所出今燬制錢為當十大錢計除工費十可贏四五則何為而不鑄是年冬再過清江聞車聲鱗鱗然來視之大錢也問何為曰鑄錢曰曷為又以大錢鑄錢曰大錢不行報捐者買之當十祇值一二今燬大錢為制錢而又小之和以鉛砂計除工費一可化三四則何為而不鑄

車蘭雪

山陰車蘭雪父官懷仁卒於任貧不能歸子雲字少蘭遂為贛邑諸生蘭雪縱酒豪逸有詩才如歲暮句云客如馮煖一無好人似孫登百不能煖作仄聲用也贈友云千里交遊孔北海一船書畫半南宮輓人云黔婁有婦求夫謐任昉無兒讀父書皆佳少蘭頗有風骨微少涵蘊嘗寫書規之云士固不可淟涊求容亦不宜辭氣淺露見譏君子猶可相容得罪小人必將致禍無故而得小人之禍情固有所不甘無端而為君子所容我又自居何等生與張

生立齋吳君錦堂皆慷慨磊落士契分交厚故可容納真言

劉李交

秋舫與李君繡谷為總角交長而同學。申之以婚姻。秋舫性直諒。繡谷柔之。繡谷和易。秋舫勵之。故二人相濟。以有成。秋舫以避債故。讀書繡谷齋中。追呼者踵至。則繡谷為之經營調解。一不以聞於秋舫。每曰。以吾處秋舫事。雖甚煩劇。而無所動於心。若秋舫自理之。則神明棼亂。欲靜心力學難矣。繡谷已事或不治。秋舫亦竭力赴之。訓之如弟。不以為嫌也。家室中間有齟齬。則眷屬互為勸懲。務使和順而後安。及秋舫病危。繡谷適教讀梁方伯署。十日不得書。心疑之。已而書至。非秋舫筆。益憂慮。未幾果得訃聞。病中拍牀相念。以不得一見為恨。則淚下如湧泉。又避忌不能放聲哭。襟袖皆溼。每授弟子詩。至伐木谷風諸什。及史籍所載朋友交誼死生契闊之故。輒哽咽不能止。方伯課子素嚴。終歲無間日。至是感繡谷意趣歸里。以抒其慟。既至。先詣劉氏撫棺大哭。而後返於室。已為卜日。視窀穸言於富室厚賙之。存典取息。為秋舫妻女度日費。又輯其詩文待刊焉。繡谷故善書。屢試京兆躍然。將復往。至是屏棄楮墨。絕意進取。後數年亦卒。鉢池山農曰。予浪遊南北近十載。所見朋友交際如劉李者。蓋鮮。求以酒食徵逐群居笑言。始終無間。不及於利。則今日所稱道義之交矣。古有范張。

今有劉李。違衆獨行。宜其死也。

祈雪

清河冬旱。待澤方殷。一日予訪勤伯於縣齋。吳公留飲。時杲杲日出。大寒。天氣如小春。席間出祈雪詩。見示。中有省躬自知下吏罪回天妄冀明神慈等句。愴惻之忱。流於言表。方談笑間。片雲自東南來。頃刻彌漫。則六出花飛。漸積寸許。公自詣庭階。團雪與公子為戲。眾皆異之。謂勝六大顯神通。翌日。予往鍾吾。自桃源以西。晴朗如故。不謂為誠感不得也。

銅礦

雲南銅鑛。夙聞之。不悉其詳。錢塘吳仲雲官滇時。有廠銅四首。具見利弊。節其要云。華楹具百戲。雕俎羅八珍。指使諸僮僕。佩服麗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銅鐵錫銀。朝上一紙書。暮領十萬緡。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賈。勿謂官豪華。視昔官已貧。頗聞有某某。憑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具論。歌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伸。事過三十年。殘魄含酸辛。官今當鼈慙。富貴天所令。鳩危與漏脯。督者終遠巡。哀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其滇廠四十八寶路區瘠肥。媼神豈愛寶。苗脈有盛衰。攻采矧云久。造物亦告疲。甯臺與湯丹。二廠最大今亦非曩時。小廠益衰竭。徵課檄若馳。何從獲硬砾。砾謂之磧。磧石堅為硬。間或得草皮。淺

而少者為鷄窩不滿萬雞窩出餓鞘亦何為

有苗礪長茭入龍窟水洩費不貲
銅有精水百計酒之謂之

拉龍年

告缺額呵斥安敢辭我聞古銅官坊治各有司方今吏事繁難理如亂絲况復卑廠

政殿最較銖鎰既耕復使織誰能剗盈虧上瞻九府供下給家室私官私兩不病治衍其庶

幾其受事平其爭

厥長凡有七

有客長課長爐

鍛鑄洞炭詩

長錘手與砂丁

是皆長所帥

有犯則杖之

晝夜

戒無逸帕首縛一登

行若緣縫蟲仰攻亦俯鑽

但懼引線失

風穴竊啞

鑿

疏密

洞慮下陷每二尺餘

支木四龍驚地軸裂

一入不復出悲哉乾蠍子

枯腊黑於漆

則死

或為寶氣所養屍

不腐名曰乾蠍子

更聞扯火勤

爐罩難畢述

煎礪曰扯火煎

板用美人爐

蟹殼用紗帽爐

或為寶氣所養屍

不腐名曰乾蠍子

更聞扯火勤

爐罩難畢述

煎礪曰扯火煎

板用美人爐

蟹殼用紗帽爐

或為寶氣所養屍

不腐名曰乾蠍子

更聞扯火勤

爐罩難畢述

板用美人爐

蟹殼用紗帽爐

或為寶氣所養屍

不腐名曰乾蠍子

更聞扯火勤

爐罩難畢述

煎礪曰扯火煎

板用美人爐

蟹殼用紗帽爐

滇南銅礦既不旺。又以長江賊阻。運載維艱。乃議於熱河試行開採。得銅三萬餘觔。銀礦升課銀萬兩而已。扎拉芬太試煉鐵礦入火不溶。時戶部鼓鐵鑄錢待用。孔急於是設局採辦。計兩年買鐵一千三百萬觔。而鐵錢遂行於都中。較之當十以上者。民轉使之。同時旣北行。用小錢鵝眼縱環復見於世。百錢不過二寸許。第出省即不行。馬蘭鎮並鑄銅鐵大錢。協濟兵餉。兵丁行使亦不便。小旣不行於遠。大又不適於時。可知錢帛自有定衡。不然利之所在。孰不趨之哉。

祖錢

宗侍御稷宸有變通錢法一疏。大意在尊制錢以平銀價。擬以順治康熙之青銅錢照廣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錢之例。以一文當兩文。即抵銀兩釐。雍正乾隆黃銅錢抵銀一釐五毫。嘉慶道光及近日所鑄和鉛較多。抵銀一釐以上。皆定其稱曰祖錢。輪廓無缺。概作銀用。上行則完賦報捐。下行則給俸發餉。昔謂無銀者立變為所在皆銀。則銷化制錢之徒。不禁而止。擡高銀價之弊。不期而平矣。所議似甚通達。錢法之貴乎適中者。慮私鑄多而利權分也。如此則私鑄必不得利。顧所難者上行耳。

鈔票

軍興之初釐捐法尚未通行。餉糈時紩。軍士有脫巾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嗟。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色以堅厚白楮界為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賈典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賣諸報捐之人。十錢祇值二三。自捐局以外皆不收。非惟民不信官。即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

張保

閩浙海盜最劇者曰蔡牽。張保。牽前就戮。海洋安謐者久之。及保揭檄屢勞王師。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先是粵督百齡公。貽上元董益甫先生詩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至是先生覆書云。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為撫賊歸來也。百公默然。保供職既久。有擬薦擢總兵。以示羈縻者。桐城姚石甫觀察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國恩寬厚至矣。再加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為濫。有罪則降謫。不為苛。保卒以此計奔走海上而死云。

門外漢

長洲彭詠莪相國。未由館選。初被謫。授命謝恩摺云。登授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

由部曹而游陟綸廊。在微臣甫逾廿載。宿南廳帥石芝太守云舊制大學士蒞任皆詣翰林院署入登瀛門降輿。諸後輩長揖迎之。先是有某公者亦未經館選而大拜將至院署。諸詞林序立門內以待。而某公於門外降輿拱手自稱曰。門外漢也。

伶人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衆皆訕之。結納雖伶。徵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為某郎負盛名。乃獨厚我伶。恃嬌態飾風雅。聞有書畫名者必索之。某公善書工花卉。酬應日煩。厭苦特甚。一日有巧伶索畫。伶故以色藝噪一時。他人所欲結交而不可得者。某乃自出買絹。欣然捐管。聚精會神。惟恐不工且速也。既成。冒雨攜贈。伶道謝曰。我戲言耳。乃竟煩公。某甚喜。謂自今納交。庶幾心藏不忘矣。越數日復往。一語不發。面冷於冰。久之乃請姓名。若不相識者。某恚而返。自是痛惡伶人。

帥石芝

石翁言其先人承瀛公官京師時。遇有文酒之會。呼召優伶者必不赴。不知而至。則入座輒遁。同列強之。卒不顧。此與上元董制軍敦曾赴江督宴。聞劇不入。金華戴司寇敦元赴浙撫宴。攜繖獨歸。同一清德。近有某公略相類。特時流不笑其迂。即嗤為怪。非人情不可近。一語

蔽之矣。又自言官袁浦時，職位微薄，未敢峻拒，第耳不聽聲，目不視色，終席而散，不交一言。亦可謂和而不流，善處時俗者矣。時桃李再花，苗麥冬寢，節逾長至，蟲飛薨薨，石翁五十年未之見也。

烏塔二公

廣州都統烏蘭泰公謀勇兼備，屢著戰勳，略載浪墨中。顧性急氣盛，時時涉險，輕賊同僚或戒之，則曰：「人死不盡由賊，不見賊亦不必長生。」人人明哲保身，誰為捐軀報國者？最後與向公合擊仙回嶺，大雨不止，軍士餒甚，議收隊以待明日夜五鼓，陰雲如墨，都統忽自率小隊入山掩賊，不備。向公聞之，疾飭諸鎮接應，山徑崎嶇，未及列陣，賊衆冒死衝突，致陣亡總兵四人。都統竟以鞍中流礮而薨，天下惜之。都統薨而麾下火器營護軍塔齊布公以敢戰著勇略，終於都統，每臨陣背火銃一腰刀二，手長矛，套馬竿，怒馬獨出，戒親兵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逼近賊砦，覘形勢，見賊輒努目切齒，口角流白沫，若將生啖賊者。賊目金陵汎溺斃，以萬計。賊始沮喪而返。最後率壯士二十人，助攻小池口，馬驚失道，鄉民知公名，留匿其家。時歲除前一夕也。至明日大營遲公不歸，馳騎偵之，不見。洶洶失所倚，夜半忽聞鄉民

送公至。諸帥驚喜跣而出迎。握手相勞。公第曰。饑甚。速飯我。各營軍士聞之。皆躍出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其為時所倚重如此。未幾以積勞氣脫薨於軍。公少於都統數歲。卒年未四十也。

浦上園亭

六年丙辰春。讀書海道署。署之東有小園。早暮行吟。廊迴檻曲。板橋疏雨。春漲初生。度橋循水榭而南。為文閣。池北有軒翼以山亭。額曰蓮湖理楫。前觀察周君聽松筆也。浦上園亭。以河帥署中為最。池廣數畝。疊石為峰。有荷芳書屋。聽鶯處。恬波樓。頗極水木之勝。張公芥航督河時。與同人觴詠其間。傳為韻事。其後麟見亭先生愛士喜詩。猶有儒雅風流之概。近日徵歌角飲如故。而風徽遠遜前人矣。

魚龍

民有得魚。長不及尺。金目而廣鱗。將烹。隱隱見四足。或曰龍也。懼而放諸河。曆八日。雷震。龍見於西南。談者謂迎此龍上天也。

小兒

鄆州人負一小兒。兩首共頸。胸腹不分。四肢兩足。面相向。欲見者人與數錢。或白縣令。笞其

人而逐之。此則弟輩目覩與談龍者異焉。或問邛人曰：兒若所生耶？曰：然。曰：罪不在臂。

跛足

朐陽士人某妻跛一足。伉儷數年矣。及登鄉舉。而年未及壯。自念前途尚遠。世甯有跛足夫。人哉。朝夕折磨。妻以恚鬱死。續娶某氏。姿亦平等。雖凌波穩步。而積有違言。已而士有母喪。州尊往弔。急率子弟趨出跪送。將踰闈。自履其衣而仆。及起。跛足腫痛。不良於行。自是拄杖出入。居然跛矣。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采帆

官兵之再復武漢也。沿江賊檣林立。逆酋驍健者。以五采飾帆。粲若雲錦。楊提督載福分水師為兩班。上下抄擊。並懸重賞。能獲賊五采帆者。錢十萬。軍士奮力駛入。頃刻獻采帆六。賊勢不支。縱火焚之。延燒火薬大船。霹靂一震。衆船皆飛。血肉雨落。賊屍有墮至對江者。

者。

鐵鎖

斬黃以東。有半壁山焉。孤峰突峙。俯瞰大江。一夫當之。百人沮蹊。賊於山下。置橫江鐵鎖。

四道北達田家鎮。護以木牌夾江築堅壘以守。羅公澤南率諸軍攻之。賊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公戒士卒勿輕進。待賊銳既竭。突起急攻。賊多觸石墜崖死。水師乘勝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燔賊舟以千計。火光夜照數十里。賊潰。田鎮平。

仙桃鎮

鎮屬沔陽。同知林天直攻之。殺賊方酣。突有悍賊偏體插刃。繪面挂髯。猙獰若厲鬼。馬上手長矛。狂呼入陣。烟霧迷漫中。遙望從賊有躍身空際高至數丈者。紛紛然飛舞上下。采色爛然。我兵駭異。天直倉皇博戰。猝受重傷而死。事後詢之。逸賊則拋擲婦女衣服以疑之。又縛少女長竿上。艷裝綵服佯作指揮狀。不知者遂驚以為神。

蛇山

粵賊三陷武昌。副將王國才自九江率隊來援。夜半抵省。不知城之已失也。呼於望山之間。賊啟門納之。亦不知為官兵。直至蛇山前。彼此問訊始悟。殺聲大起。國才慮孤軍深入。寡不敵衆。且戰且退。退至城外結營焉。

指配

賊據金陵。立女館。以廣西蠻婦監之。夫妻母子不得見。及賊糧將盡。盡驅無色者出城刈

稍寔則縱之使行踰月又下指配之令設偽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報名高格者配至十餘人以次遞減然祇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姦或老夫得女妻或狡童獲鳩母顛倒抑勒飲泣含冤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指此事也令初下投環墜井自刎服毒者不可數計予友俞述之訪其姓氏已及九百餘人

義妓

癸甲撫談載揚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雙絕兼善書算賊得之獻於秀清寵愛備至朱私誓不與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近聞金陵李氏女選入偽宮藏寸許小刀於髻內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適轉身誤中左肩立呼左右剝女皮懸竿焚之烈哉閨閣之英也獨秦淮妓女王憶香者為偽都督施姓所得佯為歡笑醉以酒抽刃殺之而自經於後樓則尤為罕見者矣

考試女子

粵賊脅令士子應試亦分別鼎甲翰林諸名目花冠錦服鼓吹遊街少有知識者輒逸去後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為女狀元榜眼鍾氏探花林氏招入偽府令掌簿司批答

陳氏女

南方女子多善文。北方女子多善武。風氣使然也。賊將黑力虎者。驍健絕倫。及入河南。有蔡姓占卜者。謂曰。北去逢溝。必喪大將。賊不聽。恃勇獨行。明日抵陳家溝。遇教師陳翁。率二子環而攻之。搏擊良久。陳父子敗歸。賊追至其家。相距數武。望見陳已入後室。忽門右突出一鎗。直刺其股。則一女子。年祇十六七耳。賊仆。梟其首而埋之。

女賊

女賊蕭三娘。偽稱元帥。年二十餘長。身猿臂。能立馬上左右射。鎮江失守時。率女兵數百登城。見者駭異。又蕭朝貴妻洪宣嬌。亦騎馬臨陣。第祇作壁上觀。不能交鋒。或云蕭三娘即朝貴妹。與其妻皆侍秀清。洪逆明知之。而不能禁也。

男妾

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秀麗者。傅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為男妾。如侯裕。竇李壽。春鍾啟。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偽妃嬪通狎。襲幾不堪言。諸逆縱之以為樂。

妖術

賊衆臨陣。詭秘百出。官兵疑有妖術。寔不盡然。惟湖南徐某素習辰州教法。從賊為軍師。臨城對壘。屢攻不破。即用方桌數十。疊架為壇。披髮仗劍。禹步焚符。謂之借霧。旋有雲氣騰空而起。離地二三丈。官兵自上視下。模糊不可辨。賊遂乘勢仰攻。其後徐某及徒黨二人震死。開封城外。

諸色人忠義

舟子阻行。妓女進毒。前已略載一二。又開封藥肆王謨者。素善擊刺。當省城被圍時。奮身躍出。與一紅衣賊短刀相接。良久未決勝負。榮升班伶人胡姓見之。持矛而下。乘賊不防。直刺其胸。刃出於背。旋有綉龍巾騎馬二賊奔至。王胡鼓勇直前。復斃其一。江南僧衆恨賊毀滅寺宇。糾集數百人。伏山谷間。伺賊出入。約期並舉。會為值騎所見。殺戮無噍類。杭州錫箔匠集黨乘賊散亂。追殺多人。江甯南門外米商。聚集義勇。協力拒戰。亦殺賊千餘人。及賊勢日衆。乃各避去。懷慶監犯自言能視草色破地雷。沿城掘得十數處。皆用絲被包裹火藥。多至石許。以竹竿暗通引線。於數十丈外。表明府請免其罪。以銀兩衣服酬之。此固惡貫滿盈。普天共憤。抑可見鄉民食毛踐土。尚能激發天良也。

易伏

九江賊出西壩。伏隊於八百坡後之茶庵。李廉訪續賈帥兵繞道譚家坡。先敗其伏而伏我兵於其處。回隊迎敵。且戰且走。將至伏所。賊不知其伏。之已敗去也。意氣揚揚。以為得計。及伏起。乃見官軍。倉皇潰奔。掩殺無算。

石鐘山

山在湖口縣。扼外江內湖之要。賊衆悉銳守之。我軍水師為所間隔者三載有餘。李公遣將力攻湖口。調湖內舟師冒死衝出。結陣於山前。公自率偏師揚言進剿宿太閒。中道折回。乘夜渡江。繞至湖口山後。搗其偽城。燔石鐘山。賊巢巖壁皆赤。賊至死。不知此軍何自來也。

鳬雁

向張二公追賊金陵城外。大勝者十餘次。鄉民不知戰略。事後跡之。但見頭顱墮地如落瓜屍骸。枕藉如束藁。隨潮出港。泛泛如鳬雁而已。

反令

揚州曹孝廉從軍皖北。言主將馭兵極寬。賊之掠營而過也。主將下令曰。急出隊。三令而

士卒莫有應者。則反令而止。士卒採民墓木為薪。民曰：毋擾我墓。我給若薪不聽。互相爭。關營中。洶洶將往助。主將下令閉營門。曰：敢有出營者斬。三令而士卒踰壘而出。則反令而止。

鄭通判

廣東顧竹城同年。攝長洲令。有福建鄭通判者。以盜刦財物。父被殺死。擊鼓鳴官。問被盜時。通判何在。曰：前一日出門探戚。今晨甫歸。息足茶肆中。遽聞此信。故來報。父名揚旌。由舉人。兩署鎮洋嘉定縣事。時罷官。僑寓蘇州也。顧即往驗。揚旌裸身仆廳上。腦後刀傷入骨。腰脅間復有數傷。徧搜樓上下。無他形跡。將出過井上。蕉扇浮焉。左右起之。血污衣袴咸在。顧心疑不類盜殺狀。命通判棺斂其父。而使人陰往覘之。草草無戚容。密召所探戚至。亦謂通判寔未往。明日盡拘寓中人。訊諸內廳。嚴刑以待。多方誘脅。始各吐寔。則揚旌之死。通判弑之也。揚旌性吝嗇。待家人奴僕尤刻。衆僕語曰：家有一條釘。不隨鄭揚旌。其致怨如此。通判疑父多金。乞取不與。寓主人周氏。貧而求助。亦不應。僦居宅內西偏。蘇人朱甲者。賣綉為生。揚旌又短其值。通判知二人心怨其父。乃與朱甲謀。使周氏助己殺父。共分財物而逃。及期。揚旌方避暑。獨卧廳事中。通判乘夜啟門入。朱甲。甲與周各手器械。而通判自握長刀。揭其父。

帷父張目躍起曰汝喪心耶奪路而出周氏橫械當門繞屋三匝將上樓其子自後砍之仆甲繼以梃梃短不力通判慮其不死也又加刃焉獄具通判凌遲逮朱於杭州與周氏斬絞有差問所得則百五十金而已鉢池山農曰石言豕立不為妖狐鳴鬼嘯不為孽是乃真妖孽也其人則閩其事則蘇宜其亂已

吳逸香

佛雲以眉子硯故名所居曰硯綠盦寶之若拱璧已而攝令吳江適為小鸞故里下車大喜即訪葉氏後人修墓立碑招魂取影並刻其疏香閣遺稿而以同人題詞附之曩所謂緣於今乃驗集中題南北曲者祇予與琴川吳逸香女史二人逸香作音節悲涼風神絕世晨夕諷誦自愧弗如嘗屬錢君吉生作聽真圖以識嚮往詞云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仙雲跡未消千古傷心美人香草一硯認前朝是名媛當日閨中寶步步有時對明窓閒譜遊仙調有時捲疏簾戲將眉葉描你看櫻桃開落幾昏朝又是寒食御風斜照誰解道昇天成佛任逍遙祇憐他曇花幻影增悲悼醉扶歸落日松陵古道歎荒烟蔓草遺塚蕭條桃花三尺艷魄銷垂楊幾度嚦鶯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綠波明鏡羅裙細腰珮珊瑚應有芳魂到皂袍遇這謫仙人讀生香舊稿一片石珍似瓊瑤仙魂招取把亭亭倩影描又護得孤墳好硯

綠盦裡憐才懷抱仗海內詩篇把幽恨銷。好姐愁紅慘綠知多少。誰值得才人傾倒也算
是薄命青娥有下梢。尾嘗於淒風冷雨木葉打窗時按拍歌呼輒為墮淚何其哀感之至於斯也。

性理

童試之有性理論。自陸建瀛疏請始也。咸豐初朝廷嚮意理學。建瀛疏言學臣考試宜增性理論一篇。以示明心重道。闡發聖學之意。章下直省學政著為令。豐工再決之歲。上命建瀛視河駐工次。建瀛知南河積弊深。所在頽敝。即工成終不可保。而粵賊初犯湖南。距江境遠。自請獨任討賊。豐工付諸河臣。十一月奉命。七日而返金陵。調饑徵兵。歲暮就道。歷二十餘日。甫抵九江。粵賊大隊已至。前鋒未及結陣而敗。建瀛遽斫維鼓帆東下。乘暮入省垣。時諸生待試者琅琅然高誦性理未休也。其後建瀛子東垣官江蘇同知。避寇江陰與百姓爭道。鳴其爵里。衆曰。汝陸子耶。求之不得。乃自首也。競前捶之而斃。或曰。性學之興。客有著說迎合建瀛者。投契逾分。由是挾總督以令守牧。橫行於邑中。蓋陸以性理獻而言計。遂客即以性理投而權勢行。宋儒之餽餉厚矣哉。

南行

予浪遊數載。惟丁巳度歲家中。鄉黨清况愈甚。延及夏五。家兄叔丹招同戚友會飲。時風雨慘淡。氣寒如早春。感賦絕句云。庭陰微覺酒益涼。風定遙聞麥隴香。同向絳絲求續命。滿城寒雨度端陽。後三日。將赴雲間道過揚州城外。紅樓盡成焦土。存五律一首云。江北繁華地。昇平二百年。暮城魑魅隱危岸。觸體懸委樹。無棲鳥。新炊有斷煙似闌殘照外。笳鼓動江天。時瓜鎮均已克復。迴非舊觀。瓦礫荆榛。淒涼滿目。三汊河經高冥寺故址。句云。南狩行宮佛寺旁。斷垣殘碣入蒼茫。江沈塔勢連雲暗。營接潮聲帶雨狂。世上蟲沙歸浩劫。法中龍象誤空王。幸看大地山河影。重被中天日月光。又由瓜洲放舟至鎮江云。六年梗絕瓜洲路。浩浩滄波戰氣昏。火燼樓臺銷毒霧。潮迴雲日見江村。却看鐵甕帆齊指。未到金陵氣已吞。從古進賢蒙上賞。黃金應鑄向軍門。常州城外聽人談。軍中近事云。月照千營雉堞高清。尊美酒泛葡萄。珊瑚枝葉皆金玉。鷹隼風塵一羽毛。談笑得官驚婦孺。亂離行路畏錢刀。星垣昨日詞曹出。猶說宮廷旰食勞。將別蘇州答友人云。虎邱山色對蒼茫。風物清和野興長。縱酒漸為時輩棄。斂才方悔少年狂。雲霄嚦鳥誰能聽。溪澗遊魚盡可傷。瀕海孤城在天末。逝將高詠寄滄浪。青浦道中云。揚州城郭白門山。處處烟塵物力艱。終是江南風日好。綠疇如畫桔槔間。時咸豐戊午五月下澣也。

長蛇

粵賊殺人如草。即物類遇之。亦無有免於死者。習慣使然也。江寧陳丙為賊所掠。與同虜十數人。閉之館中。大蛇出於壁下。長幾二丈餘。有雖賊年十五六。揚刃將下。丙護以臂。蛇竄去。賊曰。汝庇蛇。即斫汝。丙曰。必不可免。無所逃命。乃笑曰。戲耳。扑以刀背而去。是夜丙夢長身青衣者語曰。賊以某日出隊。視其外貌。雖惡厲。而中心怯亂。其防範恒疏。君擔行囊尾其後。必可免也。及期。丙從門隙窺之。則餓糧衣服行灶器皿。擔具以從者甚多。如官兵之有餘丁者。丙悟。同人襪被打包而出。出者半。畏賊而不敢行者亦半。賊衆目之不問。及門。門者亦不詰。丙心竊自喜。顧念賊衆北行。必與官兵接戰而已。與諸人者。日暮途歧。惴惴然不知所往。忽見大蛇出自草間。昂首視丙。向東疾竄。約及十數步。又回首。候丙者再。丙與同人姑從之。竟免於難。

犬

五月望日。河帥行香回署。文武員弁咸集。有犬啞物。搖尾而入。兵役嗾之。不出。竟置諸大堂而去。衆往視之。則小兒首也。李春帆曰。犬畏人者。今其目中無人焉。袁浦其亂乎。感澤曰。是或有冤。惜乎犬之出也。不使人窮之於所往耳。

賊首內亂

向大臣退守丹陽。病薨之二月，金陵城賊內亂。先是楊秀清矜功攬權，驕恣自大，日以聲色誘洪逆，深居偽宮，奉之以萬歲之名，禁不得見人理事。而秀清稱九千歲諸偽王，以十遞降賊衆，且憚且嫉之。至是秀清欲自稱萬歲，使左右言於洪逆曰：「何以稱我？」秀清不得已，乃減為九千五百歲。是時偽北王韋鎮偽冀王石達開方率衆分擾江楚間，達開較諸賊少善，素不直秀清所為。鎮前自皖南敗歸，秀清不納，奪門而後入，故憾之尤深。洪逆既為秀清所制，急其相逼日甚，密召二酋圖之。而鎮適先至，佯與秀清約議事於天王堂中，預戒甲士以擲盜為號酒半發兵殺之。又盡殺其黨羽，而各室其室。及達開至，曰：「秀清可誅，其屬何罪？」鎮亦酷矣。鎮怒，更集衆欲殺達開，達開歎曰：「一山不能容兩虎，况豺狼狐鼠同居哉？吾不忍自相殘害，使人以草寇笑我。」即帥所部乘夜潛出，沂江而上。自是別為一隊，歷楚粵閩浙，而授首於四川。其後秀清親屬攻殺鎮，閉城二十餘日，屠戮甚衆。城賊屢驚設使向公而在，蹈瑕抵隙，倍易成功。先後數月間，失此機會，惜哉。

北軍凱旋

直隸靜海之賊由阜城竄保高唐之馮官屯，屢為僧王所敗。洪逆遣隊北援，又殲於豐單之

間勢困甚。王命築套堤引河水以圍之。屯中糧盡。賊無固心。大兵晝夜轟擊。遂破其壘。生擒首逆林開芳及諸偽職監送京師。凌遲處死。從賊無一脫者。北軍行凱旋禮。大將軍參贊大臣恭繳印信。京城撤防。在事文武賞賚有差。賊之初起也。投琰佛寺。有見僧即止之讖。至是果驗。天人合發。固非偶然。

金壺遜墨卷三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奇女子

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予所聞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為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為一篇。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為汝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使人間小兒。女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歎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賊北犯開封。以大隊攻城。而遊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寧。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為二隊。領之。二人者又各分其隊為二。二正二奇。賊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陣。女佯敗退至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賊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均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賊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鷄鷺。女縱騎

獨追騎馬賊。首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墜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為兄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傾者謂馬陷泥淖蹶而被執。察其衆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賊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柱。急取創藥傅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泛常賊。今乃識為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賊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潤面長身。聰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己出遊阜城連鎮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賈貲。販運而冒為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趺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齋栗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為偷漏關稅計。揖而還之舟中。煮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

詣謹語。羣商於賣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寔不相欺。薄有貲貲。前途闢下多。仰藉大力。既陰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時婢在後艤假寐。女怒。自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聞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為盜船長。跽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即兵戈擾攘中。挾貨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寧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為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卧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脣栗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卧。急閉艤門。滅火屏息。團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鬪。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利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為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

婢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毬。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塵
鬪方急。商船後艤呼賊至。婢躍登蓬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
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蓬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
使婢裹創卧。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
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讐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
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
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即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
疑其踪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為。語未
畢。忽有一人自船頭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
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鬟鬟有鬚矣。其人曰。我即河南周生。與卿為伉儷者也。
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
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為君子。力已至
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顧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
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晚。厯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

婢為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為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既了巡緝事。即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為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武殿元

鹽邑有武殿元者。性嗜酒。臘唱後朋輩招邀。深入醉鄉。明日。兵部將引見。是夜猶與酒朋鬪飯。及期。匆匆策騎往。適西華門外。居民被火。道梗不得前。繞道而進。則駕已升殿。某以誤期革去狀頭。或云其友伎而誤之也。

某孝廉

某孝廉家資鉅富。公車北上。廣謁諸名公。結為師生。竟以關節成進士。欣欣然有更上一層獨步瀛洲之想。部置停妥。十得八九。而費已不貲。一日有小內監。年甫十餘齡。微聞某事。使人預致賀意。顧得喜酒而醉焉。蓋意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為。竟不允。閱日殿試進呈。十卷內侍乘間曰。外間傳言。今科一甲一名。為某縣某人。若年幼而無心出之者。及閱卷果如其言。於是狀頭不成。並進士舉人皆革去。海屬人言之甚詳。第不識為何時事耳。感澤曰。孔方先生。廣大神通。由來久矣。然欲以銅臭之力。遽躡清華。且不作第二人。

想母乃太過乎哉。以人之幼稚而輕之而已成之事。即敗於所輕之人。誠非意料所及也。君子曰。過猶不及。

奇孝

婦女能節者無不孝。能孝者無不賢。故國家旌表節婦。必兼孝行而後可。兩漢帝王謚號。文曰孝文。武曰孝武。終漢之世皆然。明以來。皇后謚法亦皆以孝字冠之。誠以百行之原王者。之大經也。何況民人。第同為孝婦。而難易差等不同。綜所見聞。及往籍所載。未有烈於吾邑毛馮氏者。毛名繼宗。每歲運糧北上。母老病。肝痛。子幼尚在襁褓。甘旨湯藥。皆馮任之。他日母病篤。馮焚香籲天。求以己肝愈姑病。乃取刀刺脇。肝尖躍出。急割之。置之盤中。夜半兒曉。馮慮驚姑醒。以帕裹創。血淋漓。入撫其兒。兒卧復出。慮肝少不足。愈病拜告已。復淘肝。出左握肝。右持刃。力割一葉。而馮亦昏暈仆矣。久之。擣起浣而煎之。以奉姑。姑問何物。曰藥肆宰鹿。吾買其肝食畢。病良已。明日馮卧方起。蔬里叩門。問馮刀創者。戚黨饋藥者。官吏遣醫走視者。慰勞嘆獎者。一時畢集。燭其盈門。初不識何由聞知也。蓋鄰人方卧。見毛氏庭中紅光。光照耀庭間。登牆窺之。備見馮刺肝狀。神魂俱飛。咋舌戰栗。由是入市傳布。闔城皆知。獨其

姑以為鹿肝愈病神奇耳。天河生曰：割臂剗股，皆出於本人至性。雖王者不以責人，況於肝哉？父母天性之親，猶或難之。况於姑哉？雖謂馮氏為古今孝婦第一人可也。此往事江君天乙有奇孝，驚天傳予未之見。就所聞記其大要為郡邑光焉。

伯兄殉難

伯兄月清，少穎悟，文辭豐贍。中年就揚州太守幕，遣長子從予渡江，而妾及次子侍焉。八年九月，粵賊三犯揚城，兄為太守，畫防禦策甚備。而居民半已驚竄，僕楊裕請間為言，民情不可恃，將密檢行裝以待。兄曰：毋爾！朋友交以信義，在危急中，何可棄去？汝但往視吾兒，吾兒幼，今以付汝閱日。太守乘間遁，雖幕友不令知。兄乃歎息出，與同幕寸君嘉珊遇賊東門外。嘉珊大言誑賊，賊信之，趣兄同謁其酋長。時兄方據地坐，聞賊言，憤甚，突起躍入護城河。賊沿岸以戟鉤之，血殷水而歿。嗟夫！幼齡孤露，兄弟相依，困頓中途，遂遭凶折，生無庭室之外。嘉珊大言誑賊，賊信之，趣兄同謁其酋長。時兄方據地坐，聞賊言，憤甚，突起躍入護城河。賊沿岸以戟鉤之，血殷水而歿。嗟夫！幼齡孤露，兄弟相依，困頓中途，遂遭凶折，生無庭室之外。歡死絕邱墟之慕。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哉？妾鄧氏先一時投水死。楊裕卒奉兄子自賊中逃出，以歸云。兄著有自怡亭詩詞一卷，題名錄絕句云：題名自古副名難，洗眼何須徹底看。一樣黃粱誰得失？諸君先我過邯鄲。送金竹農歸阜寧云：古木作奇吼，狂雲無滯陰。詩情接奔馬，天意鬱歸心。小雨酒初罷，垂楊蟬自吟。臨風漫惆悵，容我暫披襟。題項鐵生何曾睡者圖。

云萬事低眉過。爭如對酒吟。吾生有浩氣。俯首亦千尋。好夢嫌多事。黃粱知此心。解人容易索。只恐夜深沈。秋闈報罷。寄江甯王蔗鄉。云孤城落日氣荒寒。研地悲歌獨倚欄。天馬何能耐。羈勒海鷗。從此狎波瀾。夢魂莫受青楓阻。肝膽常如白日看。君是乘風終萬里。未須雲袖對秋殘。我見三首示弟云。我見太虛雲。墮我思親淚。雲出猶能返故山。冥漠知何地。在昔幼小時。不識劬勞意。白雲蕭蕭悲復悲。憑酒漿莫奠心魂飛。宵來夢見慈親面。迫欲從之已不見。月色沈沈兮。燈昏昏。重泉無路兮。天無闇。我見投林鳥。觸我愛弟之深情。愛弟弟能知。所以好鳥相和鳴。豈無高山與喬木。同羣定在枝頭宿。亦有金吾挾彈來。啾啾不忍兩分開。兩分開。弟莫哀。我見東流水。感我知音者。水是東流終不西。人是真心不能假。千里聲相聞。同心各戀羣。北風吹寒律。西林沈夕曛。白馬朱旗耀顏色。污穢雙眸看。不得滿地江湖波浪深。人心誰復測。嘗與王君南卿集飲酒樓。璧懸輿圖數幅。樓下葡萄一架。綠滿階庭。二物絕不相類。南卿曰。賦此可乎。即應之云。滿庭秋色太橫斜。忽見葡萄憶漢家。酒後更無壺可擊。披圖聞看古流沙。其捷給皆類此。

溫明府

六合溫明府。紹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脩

城垣屯義穀。期年集事。二年冬。粵賊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然濱江屏蔽淮泗。賊乘風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製器械以備不虞。三年春。賊據江寧。陷揚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鳳泗間。邑城四面受敵。公率衆與戰。賊少卻。繼以大隊夜至。或議閉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預戒兵勇。不及。賊忽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譖。遂出縱馬前行。衆請所之。公曰。惟予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走。勢燄方張。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道繞出。賊後銃礮競發。以暗擊明。賊衆驚潰。我兵奮前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賊自行衝擊。死者無算。四年。賊冒難民謀入城為內應。公偵知。稽核市廩。凡城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往質對。以故奸宄無所容。賊掘地道。公自內掘出。先發擊之。城圮。隨時堵塞。先後十數戰。賊屢挫衄。積功擢江寧府加道銜。縣事委於李君守誠。公獨任防剿。時紳士信公既深。倚公為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皆助守。不願遷徙。誓與城為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阿公。以蜚語入奏。褫公職。賊衆釀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銜。事如故。一不以升黜為念。八年八月。賊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賊裹脅兵勇。直趨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玉斌等。盡出擊殺。夜

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都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中等語曰。諸公為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邏者報東城已破。公趨東城而賊從西北隅入。格鬪良久。身受數創。既仆。猶奮臂握拳。唾罵不絕。至胸腹破折。頸斷裂而歿。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餘者殲焉。先是。父母就養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才不遣。曰。不令吾民婦子獨死也。

又

予聞桂伯陳先生云。賊之初犯六合也。偽軍帥孫寅三等率衆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戰。而預遣城南民於城內空其室廬。積薪草灌油其中。竈底皆布火藥。既戰。歷數時。佯敗入城。賊追至城南。餒甚。各就民舍炊飯。竈突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剿。賊餓疲不能拒敵。殺死溺斃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創者。

李杰

雲南銅運委員李杰者。黔人。能詩善畫。以征苗功累擢至參將。非其所好。改就知州。王君南卿與相識。談次問曰。君貌恂恂。不類武士。何以參戎。李笑曰。此非吾功。吾妹之惠也。異而詰。

之。李因言父官提督屢著戰勳。母氏偕厯戎行。嘗具大力。繼生一妹。幼負異稟。玉立長身。力大尤罕其匹。出入好作男裝。姻黨間悉以公子呼之。年十四從父殺賊。衆莫能敵。馳馬試劍。居然美少年。見者莫辨雌雄也。又十年。父母欲為擇配。使還女服。抑鬱不樂而卒。相傳妹初生時。覩近金剛寺。災有火越出自大殿。飛入署中。紅光燭天。遠近救火者皆至。既入署寂無所見。第聞夫人分娩適舉一女。衆異之。以為金剛部將轉生也。其生平戰功皆讓阿兄。故杰得備位。行間云。李既由長江東下。迂道游吳門。女妓姚脩竹者。美姿容善度曲。而性極恬靜。紈袴子弟過訪者。交口稱贊。纏頭甚豐。脩竹落落然無所許可。獨見李雅相屬意。李亦極愛賞之。議以千金納為妾。而先留佩玉一雙為聘。訂期二年。中改官江南。取焉。自是脩竹獨居樓上。不見客。客有迫之見者。尋常問答數語外。翩然而返已。而踰期李不至。候之數年。抑鬱成疾。日弄李所贈佩以寄思慕。又數月病益劇。乃執其母手訣曰。兒與李君誠前緣。然初意非特念李。寔聞李妹為天下奇女子。故慕之而及其兄耳。今病篤勢不可活。願母以雙珮殉兒。寄棺尼寺中。勿釘勿葬。倘李君幸而來。猶得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語畢涕泣而逝。

借闌

己未江南鄉試奏借浙闈學使孫公錄遺於江陰。而有人浮於號之。患商諸何制軍預張文告。大意謂錄取之數。絀於號舍。勢難從寬。科名早遲。各有時命。取者赴試不取者回里讀書。以待下科。考生見之大譁。乃於第一場常屬錄遺之期。集眾轅門。求學憲奏請上下江分為兩棚。孫公五鼓升座。甫發一礎。其兩礎已奪去。吹鼓手甫一發聲。則樂器金鼓。棄擲門外。江陰何明府及諸廣文。勸導再三。非即時拜發。奏摺不可。公怒曰。誰為首事者。笞之。於是丞差皂隸喧呼捉人。衆乃一鬨而散。時日已近午。急招常州生入場。訪知首事為楊屬兩生。褫其衣頂。其後上江人到省大減。號舍竟綽乎有餘。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兩公之憂。轉因遠慮而得之。事固不可預知哉。

適園

江陰陳氏適園。局勢不寬。而池臺廊榭略具。四壁懸墨。揭鐘鼎之屬。內外花木楚楚。其南有小樓。雲影山光。近在窗几。春晨秋夕。足以娛情矣。園主人能詩善畫。遊客贈畫者。酬之以詩。贈詩則答畫。頗具邱壑。城北君山。擅一邑之勝。而背山起樓。置大江風景於嶺後。此適園主人所笑也。

談夢

人生如夢。夢更何憑。然有不可解而不能盡斥為妄者。昔有朱孝廉。夢見會元與己同姓。而名字祇露金旁。因改名朱鎔。以應之。及榜發。乃朱錦也。又有周斯盛者。夢見解元與己同名。而朱印蓋姓上。模糊不辨。及榜發。乃晏斯盛也。近日馬君元瑞。會試掄元。而皖人蔣元瑞。夢與周同。余君鑑。領解。而吳人余錫。成夢與朱同。以為因則無因而來。以為想則非想所及。前後一轍。而小有參差。此癡人說夢者。所不解也。

視鬼

江寧宰筠筆。揚州阮曼亭。同日招飲西湖泊舟。以待予先赴曼亭飲。而後就筠筆。清談既深。遂宿湖上。兩僕一金一李。李年少好弄。金差長。目睛深碧。俗謂碧睛能視鬼。信然。是夜李僕如廁。見一老翁荷杖提壺而過。一壯者馳而逐之。老翁反顧大駭曰。鬼鬼縱步疾奔。絆於樹根而蹶。壯者追及。好語慰之。欲扶之起。翁遽揮杖反擊。壯者又駭呼曰。鬼鬼乃亦奮拳擊老翁。方爭鬪間。有峩冠博袖。狀類士人者。從容而前。問何鬪。則皆曰鬼鬼。士人笑曰。風清月白。大好湖山。那得有鬼至。探懷出榼。曰。吾有肴核。老翁杖頭瓶。宜有良醞。今為兩君解紛。且共小飲何如。壯者曰。吾醉未解。不能勉陪。老翁亦不願。士人引手接之。啟榼傾壺。飲啖大樂。酒半。自下其頭。置之膝上。唾津於掌。而拭之。又整其冠而戴之。二人大驚絕叫曰。是乃真鬼士人。

怒曰。鬼何在。公等以我為異乎。當請吾師來。吾師時茅乃異耳。言已。疾往。二人欲乘間逸去。而支體如縛。不可移動。李毛髮灑淅。欲竟其變。姑候之。少頃。士人果領一物至。則九首環集肩上。面色不辨。第聞語音雜出。有笑聲。有哭聲。有老年龍鍾聲。有少壯歡愉聲。有諂媚聲。有驕傲聲。一時並作。行步蹒跚。指以語二人曰。視此何如。二人並驚仆。李僕亦大懼。欲還。而足觸地上有物視之。亦人足也。穿地而出。頃之及股。又頃之及肩。奮而躍起。轉身而立。則頭大如斗。耳目口鼻都不見。渾渾如一毬。李狂奔還船。招金持炬同往。至則大頭者復入於地。九面者化為巨鳥。飛鳴而去。而士人左右。紛來攘往。奇形怪狀者尚多。見火至。倏忽四竄。惟壯者老翁仆地如故。金急握士人臂牽之而走。士怒。自提其頭以擊金。又張目吐舌。披髮尺許。金曰。伎止此乎。我不懼。士又化為女子。宛轉哀求。金釋之。則一玉面狐也。頃之。狐又化為鵝。毛羽離披。不能遠飛矣。乃繫之船舷。復與李同燭二人。時老翁初醒。塵汚滿面。蓋絆蹠時首觸於泥故。壯者面半赤半黑。則畫飲友家。友以朱墨塗之。而彼不知也。二人以是互疑。為鬼。而鬼遂盡集於無窮。明日。攜鵝入市。賣之。得錢五百。天河生曰。自齊諧志怪以來。若聊齋消夏錄所載。孤鬼多矣。然未有離奇變幻若斯之甚者也。九面鬼非九頭鳥即九尾狐。惜乎。匆匆化去。不然。攜以入世。隨時易面。左宜右有。此千金之寶也。豈第五百而已乎。其號為時。

茅也宜矣。老翁壯者僅僅二人。又塗飾面目。無以自別於羣鬼之中。藉非金僕碧石睛。世焉得而辨之哉。

候仙

吳有士人棄家修道。千里求師。鍊汞烹鉛。歲費金錢無數。一日有道人二。一老一少。衣冠瀟灑。行吟市中。吳士急往迎歸。居之淨室中。叩求至道。道人曰。仙有三等。有天仙。有地仙。有人仙。君將何求。吳士曰。人仙何如。曰。攝神御氣。救護命寶。可以卻老還童。若夫天人合發。采藥歸壺。虎嘯龍吟。縮地千里。地仙也。金蟆躍月。鍊性毘盧。世界空虛。出神入化。則天仙成矣。吳士曰。若某者可望天仙乎。曰。達靡面壁。鍾離還丹。天下豈有不能之事。第降格相從。吾二人差可為力。若取法乎上。非吾師不為功。吳士曰。君師何在。曰。天台之山。仙靈窟宅。君子所知也。楂溪以北。九折峰以南。有石梁焉。濶不盈尺。而長及數十丈。上有毒苔之險。下有絕冥之澗。欲濟者梯岩壁。捫蘿葛。度得平地。則瓊樓玉閣。碧林醴泉。無境不備。真乃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古人惟帛道猷居之。抱璞子葛洪過之。而吾師在焉。吳士曰。某可往乎。需費幾何。曰。道成之後。朗吟飛渡。不費一錢。不成即多錢亦不違。第山下居人率貧苦。宜散貲以結善緣。千金不厭多。數百金亦不謂少也。吾二人去一留一。先達誠意。則君可往矣。吳士欣然授以五

百金遺之。而留其少者為質。約期十日返其第九日。少者長睡。及午門不啓。呼之不應。穴窺之。則人與器物及陳設龕鼎之屬。搜刮一空。候至踰月。黃鶴不還矣。吳士懊喪欲絕。而求仙之心終不死。他日夢其先人語之曰。翌午入市。有青袍黃冠袖劍背胡盧自西而東者。真仙人也。候之果見其人。而形狀魁梧。涕唾沾襟。招之告以意。青袍者曰。貧道何知。君欲卻病延年。則節嗜欲寡。思慮淡。飲食夫人而能之。若白日尸解。拔宅飛昇。不易言也。士強留之。朝暮供膳甚豐。其人累日不食。一食輒盡數器。猶不足。夜不卧。端坐達旦。而無一語及修仙事。居久之。大失所望。已而道者病心痛。晝夜呻吟。問所苦。搖首不言。進藥不服。醫皆不識。為何疾。日益危篤。遺矢滿堂。士心厭之。且慮其死而無歸也。欲遣之破廟中。忽有婦人踉蹌造門。尋其夫。士問汝夫為誰。曰。黃冠青袍者是也。衆皆大譁。曰。仙人有妻。宜其病且死耳。士曰。汝來甚善。久欲歸之矣。急為呼輿趣其昇去。而心愛其劍。私留之。其人從榻上欠伸而起。曰。死不死尚不可知。第他物可以奉贈。一劍一胡盧。是吾役也。不能付汝。婦方哭泣不已。其人撫掌大笑曰。世事誠可哭哉。雖然哭亦何益。遽擲胡盧庭中。化為白鶴。婦人跨之。擲劍化龍。自騎之凌空而去。天河生曰。無仙恨不得仙。仙至又不識仙。真者不易識。易識者不必真。噫嘻。豈獨仙哉。

鴈足

吾邑邊頤公壽民以善畫蘆雁得名。疏脫生動。初學時苦無師承。築室城東蘆葦間。窓窺之。食宿飛鳴。各盡其態。故落墨幾於化境。頤公甥薛懷字小鳳。筆法酷似其舅。得意時直欲亂真。即作者不能自辨。乃約於鴈足別其色。邊作黃色。而小鳳微紅。至今郡人過其地。猶指為葦間老屋址也。

杭州初陷

咸豐十年二月。金陵賊初陷杭州。先是張總統國樞咸名遠著。賊畏而忌之。議由廣德進犯杭州。分我兵力。浙撫盡以軍事委諸運使某公。某所募勇多與賊習。或於城上相問訊。卜士王道平者。賊謀也。獲而詰之。則賊衆冒入隸名鄉勇者數百人。當時慮激變。不敢窮治。僅斬道平以徇。賊舉西湖礮棺積城下。累級而登。無以一矢加遺。甫入六七人。鄉勇遽帕首呼譁。滿城鼎沸。遂陷。將軍瑞昌公聞變。欲自裁。左右曰。公死吾輩無噍類矣。不如固守駐防城。以待外援。若援絕力盡。死未晚也。會總統飛檄張提軍玉良救杭。道過蘇州。蘇藩王雪軒方伯曰。江浙猶唇齒也。杭州不復。蘇州必危。君能於旬日內克復杭城。必以十萬犒軍。軍士聞之奮迅疾馳。勇氣百倍。瑞公拒守三晝夜。而提軍至。約期並舉。令先鋒偽為賊裝入城。展旗

大嘆賊見張家軍驚為總統炊飯未熟而奔。瑞公縱兵合擊之。獲賊輜重無算。方伯得報大喜。犒之如其言。當時有七賊破城三十人復城之謠。蓋杭人怨之極。言其易耳。

淮警

州牧某君知河帥之好酒嗜歌也。以千金召梨園於蘇州而獻之。河帥試之名部也。大喜。延漕督權使送為賓主。宴飲累日。而捻寇自徐宿循河而東。警報疊至。命都司德君率兵三百禦之。與賊夾運河而營。同知鍾姓者言於帥曰。夾河相持。非久計。宜趣進戰檄下。都司曰。賊衆我寡。渡河則人數歷落可見。某非惜死者。第恐一敗大勢不支耳。必欲戰。請益兵以決之。不聽。我兵半濟。賊衆奮前掩殺。敗潰立盡。縱騎追逐。直至王營。而浦中歌舞未已也。及河北百姓號泣南奔。衆乃大驚。漕督權使疾還署。河帥僅以身免。日暮亦至郡城。呼於慶城之門。門者不納。慮其冒死而後入之。未幾。權使繼至。呼於北門。門者曰。城無商不須榷也。遂去。賊既焚掠清江南至湖濱。而漕督欲行。行李輜重。自署前至於南門。邑宰顧公思堯語諸紳士曰。君等第閉城堅勿放行。彼若不釋於諸君。有我在。保無虞也。衆曰。諾。使者再三至。脅令啟城。衆不可。舉銃擬之。衆即當銃立。曰。身可殺。城不可開也。去之至東門。東門亦然。怒而召邑宰。問諸紳。堅不開城何故。顧曰。渠輩皆書生。身家性命所係。慮開城則人心必離。人心

離則奸宄伺隙而起。外寇乘之必不免矣。且言曰即為公計不如安之。今盜賊密邇而百姓
憚伏不動者恃有賊耳。一出城則盜賊賊也。勞民貧民皆賊也。公將焉往。明日賊退城外居
者被劫行者被掠漕督思顧言甚德淮人

吳觀察

清江之亂。吳鴻生觀察方乘籃輿行道中。賊至。輿夫置之而奔。吳默坐輿中。出而戕之一賊。
即乘其輿餘賊昇之。鳴金呵道而去。觀察典郡江甯時。與侯青浦廣文湯雨生都督王二樵。
布衣高已生孝廉。為五老消寒會。賭酒賦詩。興會不淺。蓋折衝壘坫。固非能禦侮疆場者。五
人之中。四以身殉。傷已都督嘗為此會補圖。並識一絕云。五人三百五十歲。高會黃堂聚散
星。後五百年誰復識。六朝山色自常青。

大營兵潰

王雪軒方伯之擢任浙撫也。藩庫寢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者愛惜小費。探船僨騎皆汰減。
時金陵大營積久軍餉甚鉅。和帥慮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譖閏三
月己酉。賊集諸路死黨圍攻和營。前後同時火起。遺金及礮位兵械率齋寇。總統張公拒戰
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飛書調餉六十萬冀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衆。

志益攜賊偽為官軍裝束。數道並進。公冒雨出城。護築營壘。馬傷脇而前敵。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衛之。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常州無人。又去之許墅關。乃卒。

馬總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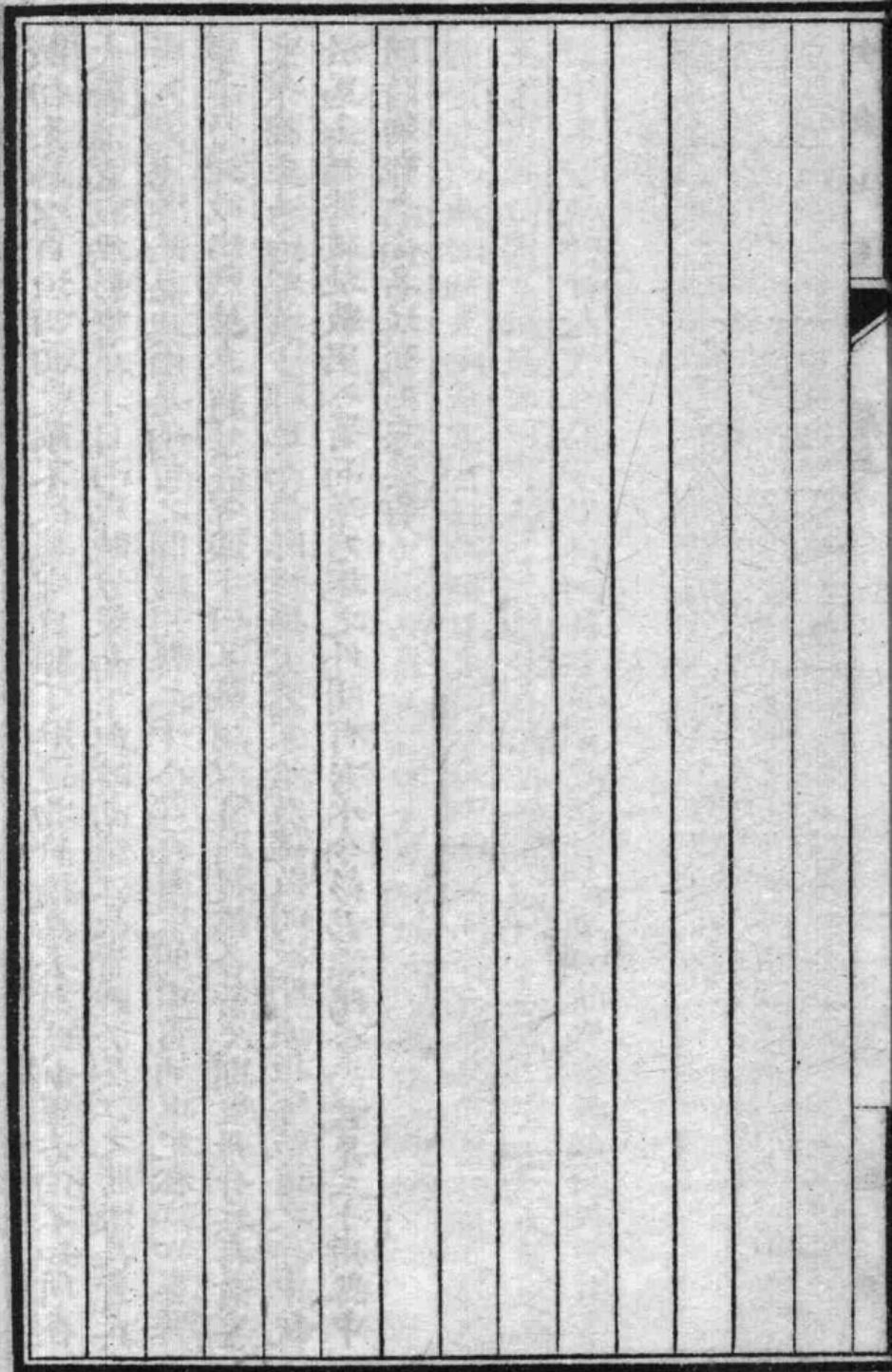
徐中丞守蘇。初有清野之議。不果行。四月丁卯。有馬鎮軍至。不知所從來。趣燒城外民房中。丞不可。馬曰。野不清。城不可守。乃予二萬金為清野費。適城外火起。益令軍士縱火焚之。而鎮軍不知所往。時天雨氣寒。百姓謂賊已至。從水火中踉蹌而奔。兵搜於途。勇括於室。婦孺投河及踐踏死者無算。越兩晝夜火熄。而真馬鎮軍乃至。守城兵以為僞也。殺之。

張提軍

張提軍。王良初奉總督檄留守常州。總督行。常州陷。提軍以四月丙子抵蘇。請餽於中丞。中丞亟迎見之。使之駐兵城外。軍士鼓譟曰。我豈賊耶。首白帕奪門而入。比撫慰出城。而提軍已解維南行。是夜防守如故。閭巷晏然。及丁丑黎明。馬足聲四起。紅巾長髮者大呼殺人。而省垣陷矣。

卞明府

賊初至蘇。以省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物葑橋為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寂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貴戰於吳江之勝壤。長貴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兩旬之間。破州縣二十八九。五月癸卯。由青浦進犯松江。知婁縣事卞乃謳。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城。卞曰。不戰。胡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寥。卞獨率勇迎擊。戰少郤已。而後隊蜂擁。火器不給。乃謳敗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銃於馬上。猶據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謳之外。聞有秀水令彭君。溧陽令尚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尚名拉布。彭忘其名。



金壺遜墨卷四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何制軍

何制軍初履江督任。王雪軒方伯寔左右之虛心下士。延攬英豪。凡為物望所歸。不惜口齒獎借。如致清河吳公書云。側聞政績。每思相遇。何疎偏閑時英。益歎此才不易。致六合溫公書云。有不戰戰必勝。居然儒將風流。不言功。功最高。信是中流砥柱。此外若張殿臣總統。馮提軍子才。或誼結師生。或禮分賓主。誠哉人才之總匯。幕府之宏規也。及方伯升任浙江。頓失常度。常州之亂。莫知所之。沿途減騎從去。旗幟無有識為官保船者。而奏報掩飾各情。謂蘇府奉撫臣文商借夷兵。先期赴滬。藩司三縣均受重傷。其是否朝廷不知也。又謂撫臣設立機密房。任用戚友小人。署外不得與聞軍事。其是否死者不知也。自謂巡視江口。安輯夷務。調赴江靖如臯防守。有某省某提督。分守瓜儀諫壁。有某鎮某總兵。累累言之。失中而固外。其是否天下後世不知也。善哉言也。

王貳尹

王貳尹者。需次蘇州。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閶門。一官踞胡牀。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尚巡夜。

耶。王異其言。不暇詢問。過胥門。亦坐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衆皆卧。語其闔者而出。則衢市已有呼譟聲。人馬雜沓。聲王避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為。說詞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葑門。曰某司馬遣探軍情也。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寔內訌。非外人也。六門分守。布置釐然。豈一朝夕之故哉。先是守城兵役稽察惟嚴。行旅無金。艱於出入。有貲者不問人也。寔求虛應。操縱行奸。遂使繁富之區。失諸寤寐。惜乎。

婁判

又婁某者。官通判。巡夜歸寓。寢轡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睨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流品官。候缺湖南者。又聞賊首納貲為令丞等官。出入蘇常。藉為耳目。章服輿馬多金。而豪儼然。與縉紳為伍。衣冠鬼蜮。誰則知之哉。

姜少汀

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賊付偽劄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寔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鞠之。姜謂偽忠王李秀成帥賊四十駐彭氏宅。新降兵吏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耀。其徒衆過此。

則從賊裝矣。

烈女

松江初陷。賊閉婦女十數空宅中。脅而淫之。一婦不從。賊褫其衣。將以利刃刺乳中。婦乞哀乃已。次至某氏女。奮前奪賊刀。罵曰。任賊何刑。我不懼。賊怒。擢女髮。懸諸屋梁。割肢體。女揮肘奮足。傷賊左目。血濺數尺外。卒刺其喉。始絕。蓋當賊未至之先。預存僥倖心。而自願辱身玷行者。天下無是人。生死之間。一念之動。遂異霄壤。噫。豈獨女子然哉。

分米

初。滬上大憲遣英吉利呂宋兵助我兵勇收復松江。賊遺米萬餘石。夷取其半。故華亭邑令帥勇急入。比戶按驗。適新令營弁復至。顧半而爭。觀察吳公命予官弁千石有差。餘以寢倉廩。嚴筦鑰。謹出入焉。先是賊驅百姓。中壯者出戰。老幼廢疾者日給升半養之。至是半歸於官。窮民轉不能望撮勺。踰月攻青浦。我兵失利。賊衆衝出。復陷松江。焚米燬城而去。遠近農民各櫂小舟入城。裝運梁柱窗几之屬。墮牆掘地。搜括一空。巨室重門洞見前後。而得米之官舟。又莫知所之矣。或曰。賊以豺狼蛇蝎之資。魚肉百姓惡矣。然亦觸矢石冒水火。瀕險而得之。官吏毛髮無所與。各分米千百石。拱手而享其成。不言而喜可知也。

李國泰

外國和約十年一更。英吉利以兵赴議於天津。上命僧王率師禦之。已而飭回江甯候旨。遣桂良花沙訥二公會同江督至上海集議。凡五十餘款。皆由漢奸李國泰為之主謀。以華夏之人。倚戎狄之勢。挾制凌傲。全無天良。是與梟獍之徒反噬父母者何異。當事羈縻容納。聞者痛之。時英夷捉人於上海。鄉民賣布韁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去。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遺失小兒。百姓切齒。會邑廟演劇。夷衆往觀。國泰方據高坐。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梃哭前。痛肆毆擊。腹破腸出。氣息奄奄。衆奔集天主堂。墮其牆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夷訴於官。官曰。捉人者吾不能止。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禁不得已。使出所捉。召鄉民自往領之。則皆漆身瘡痏。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以筆墨代喉舌。僞認還十數人耳。夷衆昇國泰歸。納腸敷藥。竟愈。

松滬雜作

咸豐十一年春。嘉興賊竄擾平乍。距青村不及百里。元道州詩云。城小賊不屠。民貧傷可憐。逼近賊氣。無兵無械。而優游經歲。與賊相忘。恃有此耳。袁廉叔張孝威諸君。賭酒論詩。依舊昇平風景。予有松滬雜作云。滿天烽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清

坐着梳頭吳淞櫓。櫓邊西瀉。廿載華夷共一堂。憑杖荷錢遮蓋好。橫塘無數野鴛鴦。連宵歌舞倒金樽。曉起飛輿競出門。士氣凌夷官氣減。銅山當道市兒尊。錦衣公子性奢淫。一點金闈禮佛心。香火共傳紅廟盛。靚妝華服拜觀音。遠城竹枝月冷風淒野哭高。三吳黎獻望弓刀。當時鷹隼凌秋峻。化作山雞愛羽毛。艱難吾亦愛餘生。西北浮雲尚戰爭。白髮多情老太守。扁舟詩酒弔荒城。蕭條閭巷不知門。零落殘兵倚樹根。忽見桃花墮清淚。去年杯酒正銷魂。所猩色衣衫淺綠裳。遙驚軍士婦人妝。前營收得降司馬。十六年華白面郎。春老營門柳絮飛。旌旗翻日錦成圍。黃昏厭聽伊涼曲。醉挾羅鬟馬上歸。軍中曲八之二匹素生風氣不羣。高齋春散酒初醺。近山泉水猶波浪。欲與仙人掃白雲。題莊氏畫卷又中秋得郡齋友人書。偶成二絕答之。兼寄淮上親友云。火綻花礎對城飛。昨夜黃巾又合圍。餉口艱難理骨易。夢魂安穩不思歸。名山鐘鼎兩無緣。學劍無成更學仙。妻解談詩婢釀酒。一樣歌哭度中年。

蓬窗話雨

袁康叔同年。自都門遊幕湖北。未及半載而武昌三陷。變姓名為卜士。徒步東歸。與笑山蓮汀相見。蕭塘舟次。清樽細雨。備道艱危。匪第離合之悲。兼有難言之感。辛酉秋日。追為蓬窗詰雨圖。而屬鈞宰賦詩紀之。云袁君磊落天下豪。誰其善者徐與曹。麟角鳳喙毓洲島。精氣

融結如粘膠。文章光芒動尊俎。詩酒浩瀚凌風騷。滄江混混老蛟伏。九峰嶽嶽金星高。壯年
展足謝鄉里。挾策長安謁天子。乘雲不到天門高。隨風直渡武昌水。武昌城外多風塵。武昌
城內半荆杞。春來方喜集遺黎。夜半淒聞哭新鬼。新鬼啾啾故鬼驚。幕中書劍更飄零。中丞
力守原期死。部將恩深轉累名。扶病縋城憐士卒。直言甘罪負君親。秋風痛灑西州淚。愛日
孤懸南國心歸途。惄惄歷兵燹。張祿先生足徒跣。十萬軍聲鶴唳驚。三千里路蠶叢險。故里
生還世共悲。故交相見情重展。座上何人不涕洟。船中有酒須沈湎。今日何日淒以風。海雲
慘淡天溟濛。長鯨獨吸助談辯。履虎不咥灰心胸。我亦宣南舊相識。十年契闊如飄蓬。人生
各有知音感。付與蓬窗暮雨中。

感興

近年戎馬倥偬廢棄筆墨。不欲以腐儒酸態貽俊傑笑也。惟語涉軍事者錄存一二以識一
時蹤跡。感興云。離亂難為客。艱危獨有身。故鄉雲漠漠。長夜酒清醇。事業慚明鏡。昇平羨古
人。劇憐花訊晚。寒雨不成春。重望膺高職。鴻文仰宿儒。祗宜盟玉帛。未解掣韁鋤。綠竹圍城
樂。旌麾小隊趨。幸承寬大惠。斧鉞不勝誅。甲第連雲起。淒涼一炬中。海波飛雨黑。城火照天
紅。賴尾池魚泣。焦頭社鼠空。百年繁盛地。榛莽卧秋風。突厥情無厭。單于志可疑。乞師原失

計。通市欲居奇。海國橫珠見。江城集羽儀。未遑憂後患。聊爾救猖狂。大將量沙急。司農仰屋
欵。拜官資楮幣。窮法算輶車。束手求芻許。傷心竭澤漁。似聞舊國帝。秦晉日飛書。鬱勃書龍
氣。離披燕雀唇。萬言蒙主聽。千里駐援車。強寇戈揮日。窮檐鋤荷雲。江南好邱壑。無奈入殘
曛。又答周次軒云。窮儒抱詩書。寰海正軍旅。持冰語夏蟲。得不笑迂腐。朝登橫雲山。暮宿春
申浦。荒原斷鳥迹。孤吟答秋雨。手持經世文。寂寞忍終古。理才千支泉。光氣燭天宇。薄叢鮮
逸翮。淺瀾無巨魚。衰草塞庭戶。高盼凌天衢。昂昂彼何人。僕僕來通都。匍匐侍朝貴。睥睨驚
鄉愚。和容凍雲活。冷語春條枯。痛哭入塵壤。大笑游清虛。浙東姚子明云。此輩那值一哭。只
合嬉笑視之耳。

詞

錢塘張孝威茂才。左錢以蜩甲廬詞稿屬題為成齊天樂一闋云。新聲半是離人感。依依此
情誰語。畫槳搖煙。金尊照影。織得柔絲千縷。瑤情如許。和寶月。清輝散。飛天宇。迢遞湖山有
人銀漢共。淒楚。當年幾聽砧杵。被蘭言。綺思勾起愁緒。別意雲牽。春華水逝。勝了疏林倦
羽。清歌漫與待理楫。西湖調箏細譜。長日簾櫳夢涼。花外雨。蘇常之警。有浣溪紗送春句云。
山塘七里春如錦。殘烏曉。花暝輕帆微雨。別金尊。却恨浮雲生長本無根。如今消息江千樹。

望斷長安路。樓臺歌舞。是誰家門外。春風飛絮滿天涯。答揚州符南樵孝廉襟森臺城路云。

日長同說新秋好。秋來又增悲緒。脈脈情波盈盈別淚化作一天涼雨。從頭記取問底事。匆匆頻年羈旅。籬豆花開寒蟲依舊伴淒語。文章今日休矣。便酒酣抑塞拔劍休舞。海國鯨鏗山城虎嘯。那是江南淨土。關河道阻。賸慘月酸風。荒寒無主。多少閒愁併成離恨苦。題會稽包子梁棟。美人屏幅。金縷曲云士女傳清照。古人中張萱周昉。並稱名妙。數十年來京兆筆。誰畫朝雲最好。有越國詞人包老。燕瘦環肥游戲耳。儘秋波一點神光到。金粉俗筆尖掃。如今霜壓蘇臺草。憶匆匆飄零書劍。移家洲島。幾幅生絹人似玉。閒倚屏風秋曉似甚處。相逢一笑。祇恐琴心挑未得。况茂陵司馬非年少。醉酒願此生了。孝威詩詞秀逸絕倫。南樵則有蒼莽磊落之氣。他日當選刻同聲錄中。

夷館

嘉興王君壽園。約住夷館。見卷髮環鬚碧睛高準者數輩。能作上海語。脫帽握手為禮。服御陳設之屬。皆與中國殊製。乾嘉間五色玻璃初出。有力者飾為美觀。故簡齋隨園落成。諸名流形諸歌詠。誠重之也。近則酒樓茶室。觸目皆是。夷館中明鏡四列。大小凹凸不一。徘徊其間。化身十百。左右顧盼。不啻一樹一放翁。一花一世界也。

玻璃

玻璃一作頗黎。一名流離。十洲記上方山有玻璃宮。崑崙山有紅碧頗黎。天竺記大雪山中。諸七寶生取易得。惟頗黎寶生高峰上難取。漢書西域罽賓國多奇寶。中有流離。注引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緲紅紫十種流離。蓋自然之物。踰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銷冶石汁。和衆藥灌而為之。虛脆非真矣。上海當賊陷江浙時。八邑難民陸續虧集。有力者自貨大屋。窮民則官置草舍以託之。時號洋涇浜為流離世界。以此魏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為五色玻璃。乃美於西方來者。或即今日英夷所自昉與。

鱉子亹

浙江甯紹既陷。賊以重兵圍杭州。期於必得。時餉道斷。絕城內斗米千錢。窮民至煮箱皮食之。朝廷責蘇撫坐擁重兵。不急進剿。致賊全力攻浙。乃急籌餉金二十萬兩。米穀數萬石。以輪船運往浙江。將及鱉子亹。遇淺船膠。盡棄所有於溟渤之中。此夷船向未曾有之事。天為之也。杭城困守月餘。餓死者日以千計。王中丞朝服自縊。遺令開城縱放百姓。賊遂掩入。時辛酉十一月也。偽忠王李秀成棺斂中丞以下殉節諸員。餘官願從者留。不願從者給發資斧。即令護送遣棚而還。以為生與為敵死。不與為讐也。

大雪

是歲除夕前三日，夜寢者睡足而醒，天久不明。輒轉移時視，窗上若有曙光。試起開門，則上下阻塞，撲面如冰。第聞鄰人喧呼曰：「大雪！大雪！」除道而出，最高者幾與檐齊。玉戲瓊飛，千里一白。賊以大雪故，三日不出，百姓縋城墜樓，乘間逃逸者甚多。

總統張公佚事

由吳淞出海過崇明，至於海門，見有白衣冠者數人，問之，則總統張公部曲為公持服者也。其二人語及公，仰天涕泗。述公逸事甚詳。公之初薨，朝廷以戶數未獲，數月未忍議卹。先皇帝聖諭有云：「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又云：「張國樑若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讀者無不感激涕零。謂朝廷知人善任，而江南士庶不克長承庇蔭，為可惜也。公年十八，作盜魁，任俠結客，跳刀拍張，能以勇略，讐儕輩。其黨李某為土豪所困，公怒，率衆往劫，破其家，卒挾李某以歸。時為之語曰：「拯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廣西巡撫勞公崇光聞而異之，遣將招撫，改今名。忌者恆欲假事殺之。周文忠公天爵愛其才，保護備至。及隨向大臣追賊東下，每一戰捷，輒加一官。年二十八而聲威遠著，為國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長沙武昌之捷，皆與公俱相倚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復太平者，賊據江

寡。以精銳扼守太平為犄角計。向公欲取之。問諸將誰敢往者。衆不應。公獨慷慨請行。向公喜而撫其背曰。吾固謂非弟無能破此城者。即帥所部五百人往。賊初修砦。掘重濠以備死守。聞公比至。不戰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廩。察死喪。撫殘疾。歸報向公。往返僅七日。及向公薨。公已拜總統諸軍之命。北自瓜鎮至浦口。南至蕪湖至鎮江。上下數百里間。聞警必赴。一身如龍。涉長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蘇常為首策。時為之歌曰。殺賊江上江水紅。向公黑虎張。公龍鍾山大戰。疾風雨。張公生龍向公虎。公與向公共平鍾山賊壘。礮傷中指。蒙恩賞給御用藥散。諭以勇猛之中。宜加慎重。中間尚方珍玩。賜予絡繹。且命圖形以進。公自念遠方武臣。受殊眷。膺重寄。日夜感泣。圖報。抉齒寄歸。示無生還期。自偏裨擢至大將。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豪傑士。或有負俗之累。需用數百金。公立予之。故人人願致死力。洎乎丹陽之變。力竭捐軀。而公年三十有八矣。喪歸。無以葬。得勞公聘。始克成禮。鉢池山農曰。粵賊自據金陵。蓋無一日忘蘇省。垣諸公得以高枕而卧。七鬯不驚者。向張之力也。當夫和營瓦解。呼吸存亡。待餉孔迫。司財者從而斬之。倘所謂殺其生已者。與總統既歿。賊遂恣肆而無所忌。逾月之間。州縣十喪八九。嗚呼。不有今日。誰念前功哉。

雙燐

同治元年春。養疴於秦郵之仲氏莊。仲君敬夫為說雙燐事甚奇。東台某鎮有女子依兄以居。兄常賈於外。鄰少慕之。私結盟焉。一日兄自外歸。鄰少方匿女室。倉皇乘間而逃。兄追之弗及。返而詰女。繼以捶楚。女不堪其虐。及夜自經死。鄰少聞之。涕泣不食。越日晨出。久不歸。其父訪之。死於河矣。父為請於女兒。願得女柩而合葬焉。兄不可。且曰。若不教子。污辱我門第。今掩覆之不暇。猶欲彰之。貽後人笑乎。乃俟鄰少既葬。故遠之而葬女於河東。相距半里許。葬後數日。暮行者忽見燐火自鄰少墓出。慘碧如將燼燈。方注視間。女墓上亦有燐火。冉冉而升。漸行漸近。已而相為追逐。上下盤旋如弄丸然。久之同入女墓。明日又入鄰少墓。如是者三十餘年。乃滅。予為作雙燐歌云。

殺鬼

秋七月。將入都門。遇賊於邵睢而止。夜闌將卧。同寓葉于戎者。奔而歸曰。憊哉。今夜殺一鬼矣。蓋厲之東有古廟。葉以赴飲遲歸。過廟前。月影朦朧。見一婦人向門而拜。又結帶為環。繫於柱上。躡足窺之。則環中櫻臺粉黛。五色爛然。婦人若郤若前。忽哭忽笑。又一美少年自內招之。葉恍然悟為縊鬼。急拔刀刺入環中。環帶遽收。割然中斷。而婦人仆矣。葉呼之不醒。恐以曖昧獲咎。遂行。俄有呼葉於後者。長身綽約。細語如鶯。葉佯為不聞。已而披髮吐舌。雙目

如鈴曰。償我環來。葉曰。吾以汝為人耳。今乃鬼耶。揮刀迎鬪。中其左肩。嗁然一聲。化為清煙而滅。

合璧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我朝凡三見。上年八月朔。珠聯璧合。而言者不同。壬戌初冬。從軍宿州。文案盧鎔齋。於是日五鼓。登暭臺。以遠鏡窺之。先是東海霞光蔚為五色。俄而一輪捧上。徑可三丈許。中瑩如玉。四圍如琥珀。又一輪相承而起。則紅光竟天。駕乎前出者之上。旁有小輪。前一而後四。如爆火流星逐月狀。兩大輪相摩相盪。金碧四射。雲霞變動。海水若飄移時。日上月移而東。而五星亦漸隱矣。

劫典

淮揚典鋪十數所。年來劫掠殆盡。然皆鬪力。非鬪智也。惟興化一典。被劫最奇。先有營弁四人至典中。告以途次遇賊。竊去十數箱。箱何狀。何衣何物。今舟泊何所。倘來典。幸相關白。與汝無干。若隱諱受職。必不汝賞。店主許諾。越三日。果有十餘健兒。昇數箱至典中。竊竊疑之。及啟一箱。衣物大半符合。遂以婉言羈絆。而遣人密白營弁。營弁即率勇持械而至。遽令閉門。大呼捉賊。突有人從箱中出。塗面帕頭。各手兵器。與營勇及前昇箱者合擒典衆而縛之。

席捲所有。由後門負之而去。先是市人聞典中捉賊各探消息。久而寂然。及暮而前門不啓。保正試從後門探之。則典中人羣繫於柱。辮髮纏口。瞠目相視。不能發一言。急解其縛。各吐胡桃一枚。述其所遇如此。

泛海

年來泛海數次。遇險者二。其一由通赴滬。五鼓過崇明。有黑雲自南而北。狂風繼之。舟人倉皇下錨。海中有物高起如嶺脊。黃黑相間。夭矯激盪。波浪騰沸。而不見其全。已而昂頭出水。大如甕。非魚非龍。向雲而噓。口中結氣如珠。吞吐出沒。而風勢益壯。他船折桅損舵者甚多。時同治二年春也。渡海四絕之一云。黑雲殘月墮平蕪。魚目光懸徑寸珠。莫向風波歎行役。如今滄海是夷途。又通州曉發遇風云。天亦傷時會。悲呼氣未平。怒潮衝石語。高樹逆山行。穀價豐猶貴。兵鋒憤不驚。劇憐垂白叟。苦語祝昇平。

驢案

安東丁甲。傭工於寶應僧寺中。有驢一頭。為往返代步之資。同里莊姓忽至寶應語丁曰。汝母病篤。望汝急歸。勿緩也。丁即策蹇與莊同返。半途莊謂曰。足力疲矣。往騎能暫假否。丁諾之。莊乘而鞭之。頃刻馳去。及丁抵家。而母初未病。莊與驢皆未還也。候之數日。知為所誑。慮

其復至僧寺。詐取錢物。遂辭母自往跡之。遇諸途。手牽一驢。而非丁畜也。詰之。莊曰易之矣。丁大說。曰吾驢齒壯。此已老。易何為者。莊曰彼固貼錢數千。現在囊中。丁猶不顧。又出布衫一領。曰以此補足何如。丁乃著衫。置錢於驢背而行。將及淮北之成公橋。遇地保縣役數人。拍其肩而語曰。若事犯矣。丁驚曰。我犯何事。曰刺其人而奪之驢。猶佯為不知者耶。即逮赴縣。蓋莊賣丁驢後。催驢成公橋。而手刺其人。攘其布衫。丁不知也。知縣王明府問殺人狀。丁茫然。王拍案曰。布衫血跡猶存。汝從何處掩飾。丁曰是皆莊某為之。王傳驢行人。及被刺未死者相質。皆曰莫知其姓。然貌是此人。王遂以嚴刑逼洪至。用線香熏腋下。丁不勝拷掠。遽誣服。瘦死獄中。先是丁氏閭族具保狀。邑紳亦力言丁冤。王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他日。莊以竊案見獲於寶應。一訊而輸前情。及移文山陽。而詳勘已定。因並收莊獄中。亦瘦死。後一月。王坐堂皇治事。家人奔告公子病。急入內室視之。子方跳叫作丁。語呼冤。人曰此官事。何以讎其子。曰官祿未盡。使之親見其子女之亡。而後及其身。無所逃也。言已而死。未幾。女繼之。刑名幕友。又繼之。後三年。王寓省垣。見丁至。大叫而卒。

兩軍門

初。粵賊蔓延江浙間。中丞李公以上海一隅地。遠攻進剿。如風掃蕩。誠復蘇常餘賊聚守金

陵明年。曾公大兵屢掘地道於金陵城外。或半途遇水而止。或已成為賊所覺。眾力竭矣。獨提督李公臣典曰。合諸營之力。費鉅萬之財。歷數百晝夜之勞苦。所望者復城而後仰報國恩。將士亦邀獎叙。不及今一鼓作氣。功敗垂成。後欲圖之。非可歲月計矣。乃復從賊守嚴密處。掘隧道。築破城垣二十餘丈。李疾率諸提鎮冒火衝入。立奏膚功。而公亦由此受病不起矣。中丞之肅清吳中也。深得陳軍門學啓之助。偽慕王等降後。心懷反側。桀驁不馴。中丞用軍門言。乘勢駢誅。以消後患。後陳以嘉興中礪創重捐軀。奏疏中歷叙勳勞。至今猶有生氣。兩軍門足千古矣。

孫文鳳

江浙之亂。紳士殉節者多。練勇殺賊者少。湖州趙公紹興包村。永昌徐氏之外。不多見也。嘉善孫君小雲。以令子文鳳陣亡事。屬為題詞。即書其後云。長風吹沙。陣雲黑。十人合圍。呼殺賊。賊羣如蠭蔽地來。飛噏當胸。活不得。聞君降生。誠瑰木。翩躚靈鳥。翔庭階。果然文采照江浙。不與俗子同襟懷。時艱奮起。脫儒幘。君時行年甫二十。丈夫事業雖未成。耿耿雄心貫天日。去年大帥收金閩。快哉擒賊先擒王。頭顱六七血。猶熱灑向平原祭英烈。

王蟾生

王蟾生者不知何許人生而神宇秀逸資性超曠自以幼年孤露淡於名利於人事無所嗜一切紛華靡麗之境衆所趨騖者皆以為不潔而去之而性獨好月居恒夜常不寐一茗一香一几一榻徜徉於花陰竹石之間灌影冰壺遊心瓊宇藉以蕩滌塵俗噓吸清華每至斗轉星斜玉輪西墜則淒然欲涕者久之陰晦之夕忽忽若有所失視上弦以後月漸盈滿則喜既望轉虧缺歟不過自髫齡至於既冠如是者十有餘年生嘗言五濁依月而清八垢得月而淨可以引精采可以通神明又好於月下冥想謂人世歡娛境少愁苦情多甚至口不可得而言夢不可得而訴幽懷隱念默寄太虛以為世有其人庶幾知我者乎而生乃以其心所專注者迎之兩心既交互相融結於空靈冥漠之中故好月益甚一夕枯坐石磴寄想青冥有道人黃冠羽衣翩然而至急起延攬叩問姓名道人曰君不憶十九年前以玉遂度瓊雲曲於清闕宮中耶某為金粟觀主者與君居衡宇相望晨夕侍從甚歡某歲中秋素娥出遊寶霄臺憑白玉闌干笑指牛女君見其侍者碧羅蘭脩偶動塵念素娥訴諸圓靈玉玉謫君江淮間並謹二女以星紀兩周為約君告別階墀淒動左右玉王念君宿業許以少年騰達福慧雙清蓋二十五年復返清虛也不謂操行不堅心浮意蕩削除名籍續貶十年若再失足愛河精華外鑿則將來墮落不列真靈矣慎之慎之勉圖相見言畢振衣而起生欲

追叩究竟。轉瞬寂然。自念生平誠多意惡。聲華福澤。約畧可知。由是約意迹相之粗專精靈。明之與雖浮沈垢濁中。日與形色相接。而息心於冲虛淡寂之天。如是者又十餘年。其後科名果不振。再娶不壽。生亦無疾而卒。卒後有見之棲霞山上者。或遇幽愁哀怨。不可自遣。第於月夜設香花清醴。默呼玉蟾而祝之。其人若或忻慰云。

窖金

粵寇之亂。富民藏金地窖者。率被掘去。獨南匯某氏家鉅富。贏金以萬計。先事招集佃農。厚予酒食。使之掘地極深。以八缸貯銀。覆以土石。完密無少罅也。賊至。訪得其處。灌水發掘。缸則猶是也。而瓦礫充滿其中。白金無一錠矣。賊相顧愕眙。恚而焚其屋。蓋貯金之後。某率其家人婦子。窮數夜之力。橫穿一穴。移金而築之。而佃農無一知者。故免。

奇報

水火兵災。大劫也。而積善累德之家。往往有奇報。江寧程翁家。小康。自其祖父力行善事。以饑貧施藥而窮。及程讀書不成。去而學醫。謂謀生之途。惟此尚可濟人。立誓不受貧戶一錢。並累世持不殺戒。甲子十一月舉行鄉試。予與奉調闈差之沈君同行。時省城設局收養難民。沈為其戚訪人於局中。有老嫗屢目其僕。淚涔涔下。沈問故。嫗曰。貌似吾兒。吾夫姓程。籍

江甯避兵蘇州。夫妻兒女並子婦為五口。遇賊離散。今生死不可知。妄言未已。僕躍而前曰。
 吾固疑為母。固吾母也。相持而哭。遂訂期同返蘇州。他日。蘇人欲催錢娘或以程媼薦。至則
 先有少婦一人。亦為主人司紡績者。相見大驚。即其子婦。媼喜梓舍之完聚。又悲其夫與女
 之無自訪求也。婦曰。姑勿憂。吾有從兄。前數月販茶上海。似聞小姑傭工茶棧中。媼聞即攜
 子婦乞假於主人。至一棧遍詢無之。去而之他。則女而程氏者甚多。入視皆非。蓋五易其處。
 始知程翁日漸返滬。仍以醫行。早已挈女貨屋夷場。境況甚裕。即日訪得翁寓。翁適外出。媼
 一見女。即大哭。子婦涕泣勸慰。各訴艱難。並鄰里沂喜歎息之聲。譁然並作。翁歸自外。蚩蚩
 然立不能措一辭。忽笑忽悲。惝恍如夢寐焉。鉢池山農曰。兩間一生氣所鼓盪耳。生人者人
 亦生之。固宜。顧盜賊殺人如麻。而程氏一家乃全乎。其為五人焉。奇哉報也。

詩坫

金陵返擢阻風孟河。西舫東船。同人畢集。蔣君齊九性豪邁。使從者累土如几。號為詩坫。首
 出近作。屬和諸君。亦各建旗鼓。摩壘致敵。挑戰不休。如是者三日。予終登平字韻云。強鄰兩
 大休。蹙戰願息齊師及楚平。於是一笑而罷。明日解纜而雲散風馳矣。予和南梁陳闕亭下
 關韻云。久卧荒城畏遠行。喜聞江表息鼙鈚。雲銷戰氣依峰穩。鳥戲朝陽拂水明。近郭漸多

新屋宇。荒郵難辨舊途程。十年兵燹身猶健。贏得山靈見也驚。答袁步雲云。傳聞北地重燕支。
夕夕買嫣紅染畫思。何必才華真絕世。自然顏色易投時。焦枯默感中郎識。婉變終傷李女詩。
誰道甘心棲枳棘。十年尋徧碧梧枝。又闡中題壁。舊句云石頭城外亂峰明。浩蕩風煙萬里。
情。身世多艱。惟中酒文章無命。莫求名。天空雕鷁搏雲遠。江冷芙蓉墜露清。大地烽塵需幹濟。
諸公騰達報昇平。揚州楊竹軒和云。天高霜冷月初明。惜別難忘舊雨情。感我飄蓬同宦味。
有人籠壁重才名。綺年休逐詞壇老。冰骨終宜閭苑清。出匣干將勤拂拭。近來江上怒濤平。
黃山宗感澤云。日對江山眼自明。自將流水濯塵情。閒雲出岫難為雨。野鳥窺人不識名。
地有高賢星欲聚。身無俗韻月同清。男兒各抱飛騰志。不到蓬萊氣不平。齊九和云。海天東去大星明。
水底蛟龍若有情。得意且傾三日酒。誤人虛博半生名。霜高寒入關河曉。日落潮迴天地清。
獨向滄江觀象緯。當頭欣見玉衡平。風程水驛間。得此興會。或亦五百年香火因緣乎。

瘞文

臘八後五日。招感澤同至松江度歲於城南費氏宅中。年皆三十九矣。文字無靈。科名有命。
愴念身世。百感橫生。因盡搜行篋詩文。掘坎庭隅焚而瘞之。而送以詩云。廿年心血聚庭隈。
拉雜摧燒散作灰。吹入九淵千丈底。結成精氣化風雷。

金壺遜墨卷五

欽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吳縣朱君懋之既為其姑母請旌於朝。又求得遺骸靈諸唐氏之塋。思慕之心稍慰。一日者復手圖示余曰。記榮未嘗學問。幸不棄於大雅先姑母事寔雖有閑君之傳陳師之贊以垂不朽顧事發詞簡體例宜然恐後之人末由感發而興起也。撮其大要繪為四圖無徵者姑闕焉庶可與傳贊並行不悖乎。余曰。諒哉此虎頭圖列女之遺則也。朱君曰未也某思事以文傳地以人重。竊嘗流覽簡編。凡賢人君子訖足之所。雖窮鄉僻壤。憑弔者往往留連慨慕。如見其人。矧孤嫠泣血茹苦含辛。數十年寢饋於斯其地其人尤足令頑廉懦立往者吾吳嘗有袁氏竹柏徐氏勁節二樓之建棟宇巍然繪圖徵詠又得賢子孫繼述故歷久不磨。某心竊仰之。唐氏世耕讀姑丈時家已中落居孫谿與某家衡宇相望。自姑母孀居敝廬三椽僅蔽風雨。雖湫隘特甚。齋匾闕如。而內外峻潔肅然也。亂後夷為瓦礫場。每過悽然淚下徘徊不忍去。記榮竊窺我姑母家無儋石儲賴十指以餬口。膝前無子族屬中無可繼者。孤女至十餘齡。又殤。淒涼憔悴之况。生趣索絕而安貧苦守。甘之如飴。某他日擬於唐氏故居葺廬以奉烝嘗。而即以安甘名廬可乎。余不禁肅然曰。有是哉。君用心之周且摯也。夫安之為

義大矣。自來忠臣烈士。赴湯鑊。蹈鋒刃。時窮勢迫。百折不回。凡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然論者猶曰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蓋信乎安而不遷之難也。若夫青年伉儷。慘失所天。阡無待喪之兒。室乏慰情之女。饔飧莫繼。質鬻全空。極人世難堪之境。獨能隨遇而安。無絲毫怨尤。見於辭色。贅婿莫償。繼以撫姪。揆其心終不忍夫之無後。艱難委曲。以求一綴之延。甘窮餓而不悔。在易節之四爻曰安節。九五曰甘節。安且甘。其為亨吉孰大焉。今者旌門表墓。百世流芳。俎豆馨香。永永無極。君又仰承先志。以長子惠先。後兄記梁。以奉唐祀。此亦行乎心之所安。真盛德事也。異日安甘廬成。與袁徐兩樓後先輝映。即君之風義。亦且偕孫溪楓水長流。傳言盛德。必百世祀於戲。澤自此遠矣。朱君欽然曰。如子言。余何敢當。抑區區之心。不敢不勉。請識之。以誌來者。爰不辭固陋。拜手而為之記。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涂月

青浦席威撰

婁縣姚肇瀛拜書

孫谿唐節婦家傳

唐節婦朱氏。蘇州吳縣人。年十七。歸同縣唐顯。唐故貧。節婦恆以女工佐之。夫死。止一女撫

之十餘齡。女又殤。節婦泣曰：「天乎不能為唐氏留一息。生復何為？」其弟常浩力勸之歸。曰：「骨肉之親惟姊與弟。幸母自苦。弟婦程氏亦與節婦素睦。因以第三子記梁。畀節婦撫之。」為唐氏後。節婦既撫記梁。念弟力之不贍也。時返孫谿故居。自食其力。記梁既長。使赴城習貿。庚申寇陷蘇州。音問隔絕。其弟遣弟婦挈幼子記榮來依。賊過其廬。欲掠記榮。節婦厲聲叱之。賊亦駭沮。卒釋之去。而其弟陷城中未得歸。節婦乃語弟婦曰：「弟與諸姪吉凶不可知。我與若不足計。朱氏惟此一子。在若復失散。何以對先人。相與零丁轉徙。僅免於賊。未幾其弟暨次姪記煜脫自賊中。節婦大懲。以為可以釋肩矣。而弟及弟婦相繼病歿。又聞記梁死難之耗。諸姪惟記榮存。節婦遣亟奔上海。曰：「無共覽為也。」達亂平。記煜兄弟訪其居。已夷為瓦礫。詢諸耆老。知節婦子身走避。亦未遇賊。依普濟堂以終。年六十。記榮念非節婦。朱氏絕續。不可知。於是命長子蕙先後記梁。奉唐氏祀。復求得節婦骸骨。為瘞諸唐氏之塋。光緒庚寅。列其事於有司。以達於禮官。得旌如例。烏乎當粵匪鴉張之日。士大夫且不免倉皇失措。况其餘乎。節婦一婦人耳。乃能臨機制變。卒全朱氏之孤。而唐氏宗祀亦藉以不墮。可不謂賢哉。余往聞記榮言。節婦性嚴厲。有智略。今覈諸行事。信然。然其所遇。抑可悲甚矣。

唐節婦贊

懿哉節婦。蚤歲歸唐。賢聲卓著。大義彰彰。夫貧能守。夫沒何望。零丁弱息。稍慰心腸。曇花復折。能弗悲愴。有姪可撫。以續烝嘗。何圖寇亂。遽致喪亡。審為姪計。海上遠颺。幸存一綫。於朱有光報以恩義。再續宗祊。請旌志行。大為表章。惟茲貞節。百世流芳。

嘉興陳其榮拜撰

歸葬遺骸記

我姑母之疾終於山塘呂氏祠也。事在同治戊辰八月。其時寇患雖平。瘡痍未復。故廬被燬。不獲甯居。記榮年弱冠貿易嘉禾蘇申間。欲詢確耗而未得。痛念我家當庚申避亂寢惟姑母是賴。昊天不弔。我父母於夏秋先後棄養。賊氛徧地。浮葬他所。先塋遠在陸墓不能及也。先是記榮隨我父避上沙鄉。負販餉口。長兄記鍾依郭氏於齊門外。仲兄記煜先被賊擄。我母逝後。我父亦患病下。力疾往喚長兄歸上沙。至秋增劇。竟至不起。明年。仲兄脫目賊中。昆季均集姑母所。姑母命之曰。汝父母遭逢亂離。不幸病歿。寄厝異姓墓地。體魄不安。汝兄弟幸聚一方。當亟謀所以歸骨者。值此亂世。生死聚散不可知。毋貽他日之悔也。記榮兄弟泣受命。乃由程王兩家墓上。檢拾遺骸合葬五泉浜祖塋。事畢返命。姑母即遣仲兄避江北長

兄挈記榮往申習業臨行復申戒曰未氏存者僅汝三人憶汝母彌留時祇幼姪記榮在側遺命汝兄弟當終身友于相愛異日幸成立雖未能同居共炊慎勿蹈閭齋之習回顧汝父謂記榮年稚亟擇善地居之庶父子相保也言訖嗚咽而逝汝父於流離顛沛中草草殮埋屬記榮於范氏而自至齊門覓記鍾酷暑奔波精神衰耗病自此深矣延至八月亦告終猶諄諄惟汝兄弟為念今汝等幸全身命吾恐禍亂之未已也故分遣各覓生路苟能自立早謀昏娶長子孫毋忘吾言亦即汝父母之志也此地雖偏僻時在市浜乃窮鄉也然逼近賊巢不宜再來吾五十窮嫠死何足惜異時平定歸吾骨於唐氏之塋雖死猶生矣時咸豐十年辛酉歲烏乎詎料此別竟成永訣也哉仲兄遂偕任竹筠渡江而北長兄與記榮閒闢至滬雖幸有成而作嫁依人不克自主往再七八年昆季各有家室饔飧朝夕苦乏餘貲廻思曩日情形非姑母指示布置則父母之骸骨未歸伯仲之存亡莫卜生成之感何能一日忘耶同治八年蘇省肅清已逾六載播遷者漸復鄉里記榮因事至蘇詢姑母存否竟無確耗光緒紀元復至蘇晤長兄記鍾云傳聞姑母在山塘普濟堂病故年月日猶未知也顧以他事勿促旋申至五年秋長兄暴卒於蘇記榮星夜奔赴成禮時長嫂徐氏已前卒祔葬五泉浜六年春將啟兆而合葬焉豈知開未及尺積水成汪我父母兆域亦被浸潤痛念劬勞百身莫贖幸

先祖陸墓山塋尚餘隙地謹奉遺骸備櫬遷祔兄嫂則仍葬五泉浜高原從兄志也烏乎我父母骨殖幸獲安全猶恨始事不慎水漬幽宮再遷而後已今仲兄與記榮粗堪溫飽各有子二人以奉先祀而姑母一生苦節輾轉亂離中卒窮餓以歿歸骨唐塋言猶在耳每一念及踴躍難容光緒十六年余復有事在蘇詢訪既徧略得端倪兼知賊據城姑母見幾趨避迄未遇賊賊平後走依女普濟堂以人衆與同伴諸姪別居呂家祠內寢於同治七年八月病故記榮於是先將姑母守節事呈有司請旌於朝而歸骨則以未悉葬所尚留有待今年夏竭誠往訪期必得先至昌善安節各局未復至盤門所謂女普濟堂者堂中人均以年遠難稽為辭翌日再往偶向內室坐見插架有同治五年至七年冊籍悉心翻閱至一百號載有唐朱氏於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進堂八月十九痢疾病歿年六十歲字樣不禁額手謝天者再下又載一號至十號葬於錫類義阡從十一號起別葬盤門外堂基云云而唐朱氏葬冊在第九號每號均有磚識然則我姑母之終於普濟前既歷詢唐意卿之母及疏族唐四官諸人衆口一詞公復冊載彰彰可攷毋庸疑矣欲設法起遷商之培德堂董周守安翁翁謂須冬間辦理力任經營可感也爰託守翁豫備小櫬以便檢骨堅訂珍重而別仲冬上浣復至蘇天嚴寒間以風雪承守翁放堂船雇土工等偕看阡人吳姓者初七日抵錫類阡土

地空濶約百餘畝。荒冢纍纍。無從識別。原葬土工張長者年老矣。率衆啟土。歷十數處。迄無一是。蓋以事隔多年。曠渺無垠。頗難記憶。亂後又為育嬰昌善各局。襍葬無序。暴露顛倒者甚多。觸目慘然。乃命依舊填築。見暴露者亦加土焉。反復籌思無策。至望日。詣普安橋武廟。誠求籤。心得十八灘頭說與君。及世事盡從流水去之句。先是夏間亦曾祈籤。則勤耕力作。莫蹉跎云云。竊意神示如此。終當有獲。會守安翁遣陸君春來訂。明日下鄉再尋。以盡人事。遂於十六日如前放舟。帶工抵阡。開視。自晨至午。仍無濟。乃登舟午餐。枯坐蓬艙。相對太息。守翁謂似此曠地一望無際。何異海底撈針。君於此亦可謂竭盡心力矣。况廿餘年來。當已形銷骨化。吾意招魂歸祔。於理亦安。余嘿無以應。然終冀神言當不我欺。忐忑未決。時舟尾隘。工人擁擠無聊。飭其荷鋤登岸。姑再覓之。守翁與余在船小憩。一炊許。忽見工人手持一磚。躊躇奔至。閱之。正第九號女棺也。兩人均色喜。隨行二里。餘見有一池。與上次啟視所相離。祇五六尺。詢工人則以張長記有水池鄰近。故仍於此處下鋤。纔二三下。即見號磚。於是命逐號啟視。固不符合。十號以後。則平土矣。乃將他號築固。回城訂定諸人。次日。竭誠料理。余不禁感極涕零。默誦神恩不置。十七日。守翁仍挈土工等。將所備應用諸物到阡。午刻。記榮跪地啟棺。見姑母首骨未壞。下頰輔頰彷彿生時。惟首足胸脊諸骨。則已黑如枯

柴乃積水潮蒸之故最奇者姑母晚年僅餘四齒而口中尚存其三其一旋於肩旁檢得此記榮兄弟所記憶逼真者殆冥冥中特留首齒以示區別且與流水相鄰乃益歎神言之巧合也於是自足至首次第檢理入所備櫬中用灰包棉花絲縷謹慎將事擇吉二十四日遷祔吳縣十一都十四圖戴宇圩孫家橋唐氏塋乾山巽向立碑隧道以記榮長子惠先後叔兄記梁以奉唐祀即仰體先考妣之遺意其詳具閔君頤生唐母朱節婦傳中烏乎記榮蓄是志願已及廿載僅克有成此蓋蒼蒼者不忍我姑母苦節湮沒不彰俾記榮得藉手以稍酬生成之德於萬一烏乎豈偶然哉余既求閔君為姑母立傳將恩準建坊之資移脩孫裕東暉橋冀垂不朽復擬於唐氏故居葺安甘廬奉祀栗主繪圖撰記以徵題詠而於歸葬遺骸之事艱難獲濟寔荷神庥至我父母繼絕之盛意與亂離中困苦顛連之況尤不敢忘也用詳顛末以告後嗣子孫我子孫其敬念之哉其敬體之哉

光緒十七年辛卯冬月胞姪朱記榮拜述

祭唐節母文

維光緒十有九年二月吉日恭送袁太姑母唐節母從祀節婦祠謹以楓江之水孫谿之瀕致薦於神前曰烏虧節母早失所天無子僅一女女殤嗣子又早夭族無可繼者徒安

貧食苦唐宗已不祀傷哉未幾粵寇陷蘇倉皇避難挈從出朱氏二猶子次即懋之表丈也
莞獨幼弱轉徙流離措其計慮幸獲保全終藉表丈所生以奉唐祀且節母之歿大亂未平
時已無家親戚相隔鄉里善人瘞於叢冢桐棺累疊玉骸何處幽靈重泉之下怨恫百歲之
餘而表丈乃矢志以求至誠斯格竟蒙神示得以歸骨首邱唐墓豈非天之厄節母者深
而章節母者尤顯乎事既詳諸君子傳贊題咏中驥忝附戚屬後輩聞之真切信無溢詞足
貽不朽獨思古來節婦與忠臣義士略同當其遇家國垂盡之秋持其百折不回之心冀有
一綫能延之脈竭忠盡智或成或竟不成卒之後代俎豆馨香廟食千載固其宜也豈非天
理之變不失常乎抑人力有以勝之乎矧節母不特有光於唐氏而亦有功於朱氏其於表
丈生之猶母也則表丈宜事之猶子也間嘗觀古孝子遭遇亂離尋親骸骨萬里荆棘十年
寒暑往往有志竟成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固應如是而亦其親殉難之精魄多不容
理沒於山陬海澨間茲庶得其彷彿乎然則節母不啻有後矣體既安土繪圖表門故典畢
舉今又與諸烈魄左右輝映尸祝千裸永永無涯將以揚厲名教敦篤風俗使四方之丈夫
女子聞而感泣興起也神其妥侑伏惟歆享系以謳辭兼用頌義乃祝曰

神之來兮集女貞木聲之哀兮裂湘靈竹念昔生時言之肅穆淑人不辰夫君無祿寃冤稚

如曷以似續螟蛉在室。篝燈課讀。鶴鷗夜鳴。華寢並落。區區不異。且乏薄族。瞻望母家。亂離可傷。提攜小院。不負平章。克家報德。再傳蒸嘗。圖容烈女。宗表揚。在天之下。在地之上。徐袁二節。每後相望。

表再姪長洲陳開驥拜撰

重建東暉橋記

孫谿相傳以孫武名。一水縈帶西達於支硎。即俗稱觀音山者。故亦名觀音河。跨河為橋。凡十有四。曰東暉橋者。則里人朱記榮姑母唐節婦故居之所在也。記榮幼最得節婦歡。當粵寇時。提携奔走。脫記榮昆季於難。事平後。音耗隔絕。建記榮超訪。而節婦已歿。并不知其匱厝所。乃矢志以求。卒於去年冬。歸骨唐氏之塋。然追慕無已。既為請旌於朝。例得建坊。將擇地於東暉橋之址。而橋已圯壞。因念節婦夙以利濟為懷。使節婦而在。必不使頽廢。遂移建坊之資。以建橋成。節婦志也。經始於光緒壬辰五月。迄閏六月落成。屬其友華亭閔萃祥書其概。將示後之人。爰系以銘曰。

節婦之行禮宜坊。闡厥素志。濟此梁職。谿水之湯湯。其流也芳。

重建東暉橋聯

綽楔承恩移作中流砥柱

松楸在望永循百世蒸嘗

遙瞻范嶺朝天笏

靜接寒山警夜鐘

青浦席威譜

重建東暉橋記

跨支硎塘。有東暉橋焉。近鄰孫祠。遙揖范嶺。毓秀吉履。是母脈絡通濟繁興。并聯臂指。凡夫
村毗牧豎。販夫傭嫠。趨蓮玳牒。日蓋千數。歷禊渺絲月。缺虹斷縛。匏假葦行者。唏焉。歲在壬
辰。朱君記榮。因其姑母唐節婦之行。得旌於朝。將彷桓慈義間。之開。仍傍孟母擇鄰之舊。頗
悼越姥賣扇之阻。爰法巴婦築臺之遺。經始夏蒸。落成秋爽。肇固開啟。往來大和。昔之塋廬
齧苦。漆室茹辛。月黯夜縫。風淒晝哭。橋之石兀。是節婦之志。決橋之水盈盈。是節婦之心
清。汨夫淳厯大劫。幸脫老寡。白粥咽久。腸枯如灰。青裙立風。淚盡得血。卒令鑠金溢盡。抱璞
告完萬勝煙莽。骨惟封蟻見憐。一樹雪梨魂以杜鵑代哭。而斯橋也。亦復廢礎孤擎。洪濤大
噦。青山綠水。過者遷延。明月清風。靈兮聊浪。今則朝問嘉歎。鄉評引延。典在豆邉。樹宜楔綿。

斯橋厚幸遂解墜履之警。忘乘船之危焉。聞之溧陽之灘。偉投金而改檣。上虞之江。式隨爪而殊號。竊意斯舉。當易嘉名。特諱士夫。倘協於義。尤欽朱君懷翼。卯之慈矢肝胆之報。日月雖逝。金石不渝。曩之歸骨於唐氏塋也。亦既血誠默聯。精志冥會。得憑犀齒。俾正孤首。今之舉也。蓋曰表微。非惟修廢。坐拯厲揭之累。詎務刻雕之華。視夫寶帶既捐。數五十三洞。渡舟可滅。靡萬六千。工為功則同。取義尤大。渟澆激薄。將在於斯。洞庭不圮。太湖不涸。長留天地。有橋則三已。

光緒癸巳二月長洲章鈺

唐母橋銘

粵歲辛卯記榮既尋獲。姑母唐節婦遺骸為歸葬。唐氏之塋。塋後有小石橋在其族唐懷德所居之右。往來徑道也。故未有名。且將圮。爰葺而新之。里之人請顏曰。唐母。欽母節也。乃系以銘曰。水漱漱石嵐嵐。惟母之節。既堅且泚。

光緒十九年癸巳春二月胞姪朱記榮拜謨

唐母橋聯

冰雪一心淨

松楸萬古寒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漫天雪婦之節。西地霜方其潔。有客為我道其詳。點點都是節婦眼中血。
淚涓涓。望眼穿。樂昌破鏡不可圖。阿阮為我作螟蛉。唐宗一脈賴汝傳。

家鶼鶼。猶未已。無奈烽火千戈起。十指不療飢。紡織供刀心。有兒死賊中。有姪陷賊裡。煢煢弱
息不能支。幾度流離更轉徙。

一星曙。送孤聊亦慰慈烏。相隨形與影。中道復棄吾。何況棟夢生死分。節婦之節苦如荼。
餘生脫虎口。身外靡所有。傷哉節婦病不瘳。何日使之正邱首。母族存亡不可必。大阮小阮
爾知否。

風吹霧不見。雲過月當窓。惟此節婦節。衆口僉雷同。大吏據情入以告。惻然天子為動容。荒
荒一抔土。詔書賁爾崇。紫陽有兒翹然秀。荷鋤到處訪墓封。為問當年經事人。模糊不能辨
西東。吁嗟此衷天所牖。佳城鬱鬱得之偶。合祔之禮昉周公。奠以牲牢酌斗酒。苦節畢竟
天不負。瀧阡會看昌破後。

吳縣張茂鏞謹題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昔吾吳節母中之有圖記者。一為袁節母竹柏櫓。一為徐節母勁節樓。今唐節母安甘廬又有圖記。則是鼎峙為三也。按唐節母歷歷苦節。大率與袁徐相埒。而其慨唐宗不祀謀續於從出之朱氏。朱氏當庚申寇亂。全家幾陷賊中。特為發踪指示。俾脫生得過其半。自此朱祀延。唐祀亦因之延。凡權變而濟險也。抑有卓越乎袁徐者矣。惟是袁徐兩節母圖記皆出自其子。而唐節母圖記乃出自其姪子。不忍沒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為孝。姪不忍沒姑母之節。而圖記之於誼為仁。孝可嘉。仁更可嘉云。

吳縣潘志菴拜橐

賦唐節婦事

自譜離鸞曲。傷哉失所天。伶仃遺弱息。辛苦伴窮年。荼蘖偕評味。蘭芽遽墮妍。弄珠虛照月。靈玉脆霏煙。朱裸方興矣。唐宗何忽焉。螟蛉差可負。蛩蟹兩能全。卯角隨羣幼。蟄牙付一編。荻丸晨課下。鍼黹夜燈前。烏鳥慈懷摯。紅羊浩劫連。身家休顧問。骨肉各分遷。捷旆俄林立。妖氛敢蔓延。蜘蛛空待補。窟免得言旋。哀祚謀重繼。沈疴療不痊。掩骸勤訪墓。候氣未支綿。寢贍行宣詔。哀榮且及泉。吁嗟節婦節。大義豈箋箋。

吳縣潘志詢拜書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備極天民苦。新婚便死離。左家惟有女。鄧氏竟無兒。松柏相承悅。冰霜不改移。敝廬仍世業。漆室感時辭。莽莽重泉路。煢煢恤緯思。縱傷壓金綾。尚望振門楣。銀鹿將河弄。金鑾又遽摧。桃承猶子續。訓仰大家施。鼙鼓喧閨起。舟車轉徙危。勇能排賊刃。智克免宗支。軍事方紛若。先靈更餕而。鴟鴞嗟毀室。蝶贏復含飴。節與共姜塗。功同杵臼奇。休拘人後說。明史傳張詩。

壬辰小除夕元和張一麐未定稿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靖節句

幽蘭生前庭。天高風景澈。青松在東園。卓為霜下傑。感彼柏下人。深得固窮節。貞剛自有質。時時見遺烈。天道幽且遠。孤雲獨無依。良人不可贖。願言同此歸。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一朝長逝後。值歡無復娛。竟抱窮苦節。門庭日荒蕪。再喜見友于。親戚共一處。試攜子姪輩。無樂日欣豫。刑天舞干戚。賢者避其世。分散逐風轉。冬日淒且厲。栖栖失羣鳥。舉目情淒淒。日暮猶獨飛。不知竟何之。東方有一士。委懷在琴書。弱冠逢世阻。暫與園田疏。一去三十年。登涉千里餘。投策命晨裝。行行循歸路。每每多憂慮。真為親舊故。銜哀過舊宅。惻愴多所悲。

自從分別來。奄去靡歸期。崎嶇歷榛曲。高墳正焦堯。四面無人居。白楊亦蕭蕭。諒哉宜霜柏。
見別蕭艾中。心在復何言。寔由罕所同。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相將還舊居。鼓棹路崎曲。
山澤久見招。非為卜其宅。懷此願有年。今日從茲役。回顧慘風涼。寒餒常糟糠。清節映西關。
憶此斷人腸。早終非命促。有生必有死。既沒傳無窮。奚止千萬祀。

吳縣謝禮

安甘廬記

安甘廬者。欽旌節婦吳縣唐母之故宅。其猶子朱君懋之重葺之以奉歲祀者也。架屋一椽。足蔽震凌。量地十笏。匪曰湫隘。節婦以長子之共處。相夫子而有家。作羹入厨。擔餸行野。牛衣卧貧。鴻業齊舉。怡怡如也。洎乎歌作陶嬰謚議。黔婁寂寂。默。寥寥誰語。豈況徵蘭未兆。曇華俄空。卽婦廼守一醮。從終之義。援三思為後之條。人情曲合。奉賈充以外孫骨肉至近。嗣正倫者兄子。茹苦訓心。折夢勵志。固已開行義之間。傳孝德之里矣。無何洪飈慘扇。妖火構興。拔宅無術。楚炬堪憐。節婦則有鑒魯姑竄蹟下廡。不同梁女卒得己兒。遂存范鍼之孤託。題橋柱而懷清。封墓穴而展禮。就倚敵之秦室。起偏棲之門樓。九京有知。三徑無恙。每當夜雨淒其神颶瑟若。吾意壞壁懸蘿。破窗裂紗。吟唔課讀。宛轉鳴機。此情此景。猶將彷彿乎。

遇之

同邑董瑞春撰時乙未孟夏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黃鵠哀吟失所天。撫懷弱女一悽然。曇花彈指成虛幻。影隻形單倍可憐。茹苦含辛慣食
貧。毀容甘作未亡人。敝廬幸在猶堪守。非忘同胞骨肉親。家計蕭條賴女工。寒宵燈火兩
人同。弟能愛我時相顧。儂自清貧守素風。撫姪承祧慰母心。朱唐婚媾誼尤深。篝燈課讀
寬嚴濟。寒夜更長自理針。百萬紅巾卷地來。流離分散寃堪哀。從今兩地相思苦。生死存
亡永自猜。旌門典重感恩榮。聊慰當年保護情。從此東暉橋畔水流芳。百世有餘清。

元和王同德拜題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觸目淒涼號鬼賊。風雲黯黯日無色。天傾地陷一廬存。中有奇光難掩抑。借問續成此幅胡
為乎。云是唐母食貧守志圖。茹苦含辛宜婦道。那堪無子更無夫。瑟琴孰同鼓。襁褓無可撫。
欲死不死非惜死。故將奇節傲終古。精寇起。萬事已。男號女啼爭思避。母獨從容保猶子。猶
子依母獲安全。朱氏宗祧賴以綿。歸已無家歸不得。善堂甘入盡餘年。吾思守而不貧兮。遺

產猶存原可託貧而有子兮。菽水承歡亦能樂。古來不少稱貞節。境遇問誰唐母若。卓哉猶子亦奇人。兒長不忘姑母恩。號哭荒郊求骸骨。載歸為葬為招魂。一朝丹詔日邊來。天上施恩到夜臺。從祀建坊表其節。不教酒設在萬葉。死若有知應不恨。蓋棺方見有定論。不信試看冢纍纍。大半無人供麥飯。母有猶子母不死。勝人撫孤已萬萬。况復繪圖徵詞章。琳瑯滿目足表揚。笑吾未夢佐公筆。那有江郎福錦長。效顰握管試吟哦。吟不盡意欲奈何。更倚楚些成一闋。春秋若作降神謌。謌曰。嗚呼母兮。生兒無依死可無據些。生兒無名死可無譽些。魂兮歸來。叢冢不可以處些。嗚呼母兮。生兒無嗣死可無子些。生兒無養死可無祀些。魂兮歸來。故家不可以止些。茹荼懷蘖母志已伸些。旌門表墓母節常新些。為母奉祀已全母倫些。春秋有享鉅典可遵些。魂兮歸來來格來散些。亂曰。生多憂危死宜安些。生多辛苦死宜甘些。敝廬猶在將若峙於江南些。彼有三從亦有死安得如母之不刊些。錄塵

諸詞壇大足郢政 香涇郭紹裘求是草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青青巖上柏。鬱鬱嶺頭松。歲寒節乃見。歷此冰雪容。節婦失所天。艱難無一錢。轉輾厯所變。棄卻釵與鉢。喜有女如玉。聊以伴空谷。少慰未亡人。焉知年壽促。大者娶有女。遑計鄧無男。

一病呼不起。天花幻優曇。弟憂姊所苦。何以慰遲暮。螢蛉蜾蠃子。免絲女蘿附。朱家一塊肉。
唐家一脈續。吁嗟長卿妻。慷慨歸辭屋。歸來撫孤兒。仰屋兒啼飢。女紅手自給。不使旁人知。
天狗夜墜地。紅寇忽西起。弟婦攜幼子。避來烽火裡。賊來奪其姪。節婦走進叱侃侃陳大義。
賊沮而駭。出城閉亂蒿萊。翦飛眼難開。可憐弟與姪。望斷不能來。旌旗滿南國。忽見弟與姪。
咄嗟運智囊。周旋圖良策。不知分道行。他日共太平。豈知弟與婦。殂謝留弱丁。節婦失聲哭。
有子亦遭戮。壯哉一義民。喜光節婦族。中原逮賊清。有姓名記榮。聞關覓節婦。足繩途上成。
傳聞寄普濟。至已幽宮閉。檢骨鄰清泉。思通神示偈。奉歸葬孫溪。請旌節表題。祀予以承孫。
可慰節婦兮。輯盧曰安甘。徵題各幽襟。中有大手筆。我謌苦自愁。不見繫組綬。不及一婦節。
節婦秉大義。列變而能守。智設朱氏安。烈叱賊胆寒。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乃知大丈夫。
慚愧弁而冠。

時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夜於古吳古五晦園對山閣下題 長洲張恭釗

題唐節母安甘盧

烏虧節母早失所天。左家有女一綫冀傳。曇花復隱天道惘然。弟有赤子。畀母承先。何圖厯
刦。又霍烽煙烽煙乍起。弟往依焉。弟劬姪孤。為謀生全。促避海上。弟祀以延。賊氛俄掃。孤姪

言旋母廬十笏。都變桑田。詢母起居。歿已六年。招魂何處。劍池之邊。為貞遺骸。為發荒阡。首邱唐氏。長夜綿綿。事聞於朝。櫟綽榮宣。姪心惄惄。恩義猶愆。爰新故址。結廬三椽。頤曰安甘。祀事孔虔。嗚呼節母。松柏方堅。松柏比堅。惟母之賢。

乙未余月 吳縣錢人龍并書